

紀文

敘曰文以載事者也事匪載則弗彰言無文則不遠錢稱鉅邑藻林藝海媿美山川郁乎盛矣况夫軒客羈臣之所感慨騷人墨士之所嘯紆抗志烟雲鍾情邱壑者又不可以數計竹書石碣歲月消亡不能廣蒐厥作然有事關興廢利病可為後世實錄者以類收之曰賦曰詩詞日記曰雜著總曰

紀文

賦

葛澧錢塘賦

錢塘據東南之都會號天下繁盛之樂土其山川之秀麗井邑之浩穰人

錢塘縣志

紀文

物之豐景槩之美詳詢熟覽實浮於名攷按圖籍見於前人之稱述備矣因撫其大略總而賦之其辭曰茹華大夫遺棄歛塵采擷芳英窮足力之所暨徧九垓而週行想見東南之域有名區焉據一方之都會萃萬景而敷榮羸糧首途荐罹寒暑始入其城徜徉蹀躞四縱觀轡紛錯呈露莫能識覽目眩神聳惕慄而驚稔聞摘藻先生謝述人寰屏除俗慮釋黃庭之祕術獲征僑之高趣眠雲嘯月隱林泉之勝處迺滌垢心齋鞠躬緩步徐屆衡門情懇厥故曰先生高卧久矣蘄有攸聞願洞開而悉諭先生韞然笑曰眡子辭氣若有所覩有弗當於中心者乎豈生於偏城下邑而未究雄藩巨鎮之浩穰也邪子來前予語汝粵若一氣肇分二儀聿建有清有濁或合或散疑為山嶽融為河漢五方各殊號名爰辨鳥策篆素文該迹備顧茲都督之大府上當星紀之纏次驗夏書之所別為揚州之內地春秋之際屬吳春秋之後屬越嬴秦統於會稽歷世藩於東北至陳始建錢塘之號當隋重置杭州之額總管府立於仁壽初餘杭郡更於大業末唐武德時因名於開皇李子通後嘗陷於公

拓及正觀之休明隸江南之疆場開元中分東道
之採訪乾元來歸江西之觀察厥後景福開勅鎮
海軍之節度聖宋消化制甯海軍而改易有山有
川有市有節度聖宋消化制甯海軍而改易有山有
美百物之富繁可指而言焉七雉維高數尋維厚
轟然屹然長雲斷岸敞以高臺穿以侈竇焚以陶
甃覆以鴛雷其出入有譏其啟閉有守內足以衛
虎踞麟伏羅峰列岫是為州城城中則有東西之
陌南北之阡四達之衢九出之達開通且長方軌
甚夷清流中貫蕩漾漣漪畫艦來艤郵亭枕濬構
禮會別去思披雲寶石七星清輝吳門彩虹橫帶
欄楯夾丞常樂延寶千秋普明清湖眾安通僊都
亭綺分瓜列各撫界分時則有霸南壩北南城西
城開道奉國溫泉水明中棚清波朝天清平巡邏
糾集書警宵繩剖併途巷標題坊號時則有通和
延福廣文常慶興禮會昌義和從訓慈孝清觀安
國延定通寶豐財紫雲立政大書深刻誇詡爭勝
坊中則有暨茨之垣墉肯郝之堂室上棟下宇以
避燥溼構櫺關鍵以輝地闌綠窗朱扉畫簾繡幕

錢塘縣志

紀文

二

聳樓閣分千門叢綺紈今萬闌或對牖而胥瞰或
面水而穩植崇庠列峙交錯雜出如櫛密比如鱗
疊集夫家於焉而樂生稚艾於焉而燕息鑿井渴
飲實廩饑食漢志載用物常足之言隋史有尚禮
惇龐之說牧之具甲於天下之稱居正敘繁會雕
麗之迹邑屋華麗文忠公之記可稽萬屋相誇王
文公之詠紀實蔡侯云為一都會呂公云為天下
劇伯鳳言地多奇勝沈立言人物安逸世守良工
競精舊業績畫函輝剗摩博埴裂帛之規裁木之
鈇勑物器具交持遞挈百所為備纖微同闕背窳
就攻豐阜積滯學古者不知力農之勞通鬻者不
知伎巧之法熙熙陶陶含哺鼓腹沐浴皇靈優游
化國其阜通縑賄懋遷化居則建垂旌之思次分
朝夕之三市旗亭五重俯瞻百隧列族聚貨通閩
陳次有所次敘有地度量有式偽飾有禁大質小
劑亮執其言胥師肆長各謹其合江帆海舶蜀商
閩賈水浮陸趨聯檣接武紅塵四合駢至叢貯翌
壽樂繆揮袂飄舉息操倍蓰功辨良苦適有安康
之楚金白膠汝南之著草龜甲上黨之石密貨布
劍南之縞紵錦其他球琳琅玕鈔松怪石蟻珠

縹絲棟榦枯柏金錫竹箭丹銀齒革林漆絲枲蒲
魚布帛信都之棗固安之栗暨浦之三如奉化之
海錯奇名異狀夥够堆積貿易者莫詳其生博洽
者疇克徧識其承流宣化聽訟訊獄則有官府焉
貴有正有貳有寮有屬賤有府有史有胥有徒牧
伯之宇雄峙於爽塏廉按之司對列於通衢繡栢
雲楣鏤檻文槐瓊榦虹梁藻井椽桴長廊廣廡連
閣開庭碩礪緻砌渥彩紛敷塞門內立儀簷豁如
于呂植其畫戟于以通于輅車列銀垂毼警戒不
虞詔條自是以宣揚吏民於焉而犇趨聯識之第
殺等並建征商之局據要闕居園扉靜兮束矢罕
入帑藏故兮金帛廣儲巖鑿權醅秉式法而受授
常平鎮城積紅腐而羨餘其歲月有會有計其參
考有籍有書庭無壅滯繫師帥之明健人恥鬪訟
由易俗於恬愉其職供正取時運而益大府之用
其休聲美政時傳而達天子之都毓材養士有學
宮焉肄集有舍勸講有堂模範有師切憇有友升
降以齒而人遵長幼之序漸靡有素而俗安禮義
之守春秋祭饗多儀必舉由是習先王之典歲時
較藝工拙精分由是勵循循之誘故得圃澤之多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賢妹邦之君子楚材南金汝穎神錐鼓篋朋來袍
紛鷺集俎豆莘莘獻酬交錯歌唐誦虞詠仁蹈德
長者皆不厭不倦幼者亦克岐克嶷日就月將自
強不息人人號為書淫處處稱其傳癖念夏侯拾
芥之言慕桓榮稽古之力杏壇茂蔭扇習習之清
觀泮水澄波漾明明之皓魄衣冠不特盛於鄒魯
斷斷豈專美於洙泗輔助文德有武備焉養以稍
食衣呂繒帛會呂什伍居呂營屯駐泊崇節龍山
水軍船務寶興捍江牢城統呂節制訓以五兵焯
刃沙浦刷馬江濱大閱有時賞罰有經或揮左或
揮右或三合或五申暨暨諮諮堂堂蒸蒸跼跼
屬儻睥廬鱣密須之鼓闐鞞之甲繁弱烏號黃間
千鈞枉絜殺鍬龍藻龜文偏裝重襲矛鏃飄英奮
烏合兮其陣猛厲鷹揚兮其敵勅稔坐作進退疾
徐疏數之節熟鉦鐸鐃鐃旗旂召稍之名器用犀
銳人習精明陣整魚麗法嚴柳營勇者壯者大以
備不虞不庭弱者脆者小以充執役使令足以鎮
南國之疆宇足以暢皇家之威稜府地之北有吳
山焉巖薛崑隘峻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崑崙
烈廟庭架植其所伊昔楚國有臣子胥憤讒夫之

浸潤哀天屬之非享解劔以析漁父渡江而犇東
吳五戰至郢而昭王大去破冢鞭尸而宿恥已除
聲光旣振措國疆盛南服越人北威齊晉徒閭閻
之撫封實子胥之輔政逮夫差嗣立宰嚭用事納
句踐之幣遣欲伐齊而肆志雖輸忠讜之諫說寤
君心莫逃讒佞之謀終行詭詐於戲身雖殞而德
愈光事雖往而名彌彰致黔黎之愛慕建祠宇於
高岡以迄于今餘千禩矣回廊邃殿覃覃增壯直
誠大節藹藹騰芳顏貌如生濟濟鏘鏘孱孱夫觀之
而激懦志烈士過此則厲剛腸駭駭巍巖夏屋大
啟蕙第歲襲蠹蠹推唯越軼埃墟炳耀睥睨仰攀
雲兮俯杳眇是為堂今日有美坻岬嶧控壓羣
峰飛翬老拱誕豁雲際前瞻後盼左顧右睨江湖
芻芻波瀾蕩沃翠屏碧嶂極目無翳夫尊榮之飾
必因聖人吟詠而後得誰其詠之我仁宗皇帝夫
景趣之佳必待賢者輯治而後顯疇其輯之前守
臣梅摯由是天下想望而玩慕邦人咨嗟而欣喜
當其陽和煥發景物華鮮值清明之後或禁火之
前依依之綠野無際茸茸之芳草連天撲春歡之
燕乳嘯春恨之鶯遷汀蒲岸柳之裊娜紅葩綠萼

錢塘縣志

紀文

四

之芊縣都人士女妬豔爭妍鞞香鞞擁翠輶闔郭
盜郭累迹差肩駢衍佻路要遮鮮扁水畔遲遲問
誰人之被禊林梢隱隱知何處之鞦韆若曰山之
氣候則變態而無窮卻躬遠望穹林隱藪出沒於
杳靄嵐光翠色合散於空中移附近觀低坡崇岌
彌絡開奠幽禽野鳥嘲啞舞歡州城之外有西湖
焉泉流瀦匯廣深停蓄滌滌深澹止而清些瀾洶
澗邊動而聲些沙洲之垂柳綻嫩波心之浮圖弄
影湖中迺有千艘荃橈萬舸舸桂楫緋縹輕維蘭棹
鬪捷行客遊人旁午雜遝或浮泛綠漪之上或舣
泊他山之脅梵宇撲緝峰巒禱禱相攜首東水心
定水崇福興福惠明妙惠法善士宿其山有若外
園其嶺有若鐵埜其亭臺則有眾樂集賢在焉徙
履回南淨慈佛惠招慶普甯淨因淨相真如寶林
其山有若南屏其嶺有若慈雲其亭觀則有發符
白蓮在焉縱步尋西惠因香積法雨法空廣果資
國正濟六通其山有若靈石其嶺有若麥嶺其亭
檻則有流杯涵溪在焉隨徑班北菩提招賢寶積
寶雲普濟寶勝智果壽星其山有若巾子其嶺有
若衣眉其樓臺則有看經英遊在焉傍西深入巖

谷益秀上下天竺靈隱靈鷲爭出奇巖互獻重岫
煙籠黛染澤通雲覆十里之松徑陰陰萬脈之列
泉溜溜又其西則南北高峰獨透羣嶺之光曳玉繩者
插天壺費浮雲在其下而可以攀搖光曳玉繩者
也植中巖巖則有孤山西林報國崇因廣化開闢
屏檻層厠碧瓦或跨閣於陞砌或引泉於堂下在
昔林逋傲世嘉遁慕冥冥之高飛潔皎皎而率性
幽居遂志遺累深隱飄飄杖履泛泛小艇去尋精
利步隨幽徑縱鶴翔雲延容反命常留長者之車
屢至公卿之迎蕙帳久虛而遺迹永存幾換園林
而猶佳故境芬芳播傳而不泯湖山得是以增勝
誕安步屨則有長隄隆隆防障橫卧湖心其長干
尋其廣並輪增卑培薄完繕砥平跨以徒杠夾以
柳陰其他巖曰蓮花白雲亭曰夜講映發塢曰大慈
船隱士峰曰慈雲黃皮澗曰呼援石門井曰金沙烹
楓林塔曰永安寶雲泉曰虎跑卧犀池曰定箭湧金
茗庵曰永安寶雲泉曰虎跑卧犀池曰定箭湧金
錢源龍濺袁松陳檜渦渚別嶼塢漾曲水綠竹有
竝生之奇偃松有八面之美小嶺有飛來之號高
臺有翻經之志畫橋碧沼觸處逢之月觀風亭時

錢塘縣志

紀文

五

時見矣或遠或近四週環列妙景幽趣殊蹤異迹
名不可殫紀足亦難於徧歷供騷人無窮之吟
付丹青意外之筆故張祜載樓臺高聳翠岑之言
賈島有煙濃景晚難狀之述春波千頃見文正之
句魚躍蟬嘶形舜欽之什楊蟠以百詠而譽佳元
之以畫圖而顯飾每歲孟夏初旬八日郡人數萬
以胥會競縱羽鱗而祈福者天禧中故丞相王冀
公始請為放生之會也水涸則草生水淺而葑橫
深虞堙塞之漸力陳浚治之言者元祐歲前內相
蘇東坡敷奏乞興役之策也廣乎大哉東抵郭滌
之境西接新安之際申畫郊圻幾七百里之地若
稽古先建邦蕃衛以守民社以壯形勢設法備具
莫盛於成周之世析之則有鄰有比統之則有鄉
有遂豈王畿特私然舉六服皆若是故得內外同
歡遐邇均惠國家大猷是經議事以制負觀典則
損益其事總之有州附之有縣縣則分鄉以識別
鄉復分里以表異惟此錢塘疆界既廣故立縣有
十而縣之所治九十二鄉鄉之所管四百二十有
七里高厚邊隰迺疆迺理其為縣也錢唐置號以
華信出私錢而築塘餘杭立名因秦皇捨舟航而

登陸於潛鹽官始自漢家臨安富陽更由晉室孫
吳分富春而翔新城之邑我宋以仁和而易錢江
之日南新立當消化之年昌化改在太平興國或
為緊或為望或為中或為上其為鄉為里制名取
義亦各有所因焉如曰七賢因觀僊客如曰新登
因更縣額若茲之類有所因而名者如曰白雀若
貴因命錢鏐如云白雀因見白雀若茲之類有所
因而名里者也生齒居聚畜牧養蕃有場有圃有
廬有園有桑有梓有林有泉爨煙相望雞犬相聞
隱隱振振繚垣綿聯櫺秀菰穗象耕鳥耘賽華薈
之重拒散潢舉之香旂俗享再稔之利婦蠶入育
之綿家蓄鶴膝之器戶街犀渠之精出入足以相
友賙救足以相生間暇足以相樂急難足以相存
須白不負戴於道幼疾各得所以相安吳地舊俗
世仍傳尊釋氏以崇奉習巫覡以相先故蓮宮紛
置五百三十有二而祠廟建立一百七十有三其
為寺也在內則有若承天梵天廣慧竺林淨戒淨
住明心法雲甯邦延壽仁王國清寶月翠峰澄鑒
福明在外則有若寶輪龍光晝錦瑞竹朱金龍華
雲霄淨福靈耀普光圓通正覺昕慈靈巖忻平石

錢塘縣志

紀文

六

室紺園洞啟淨土廣闢殿閣橫敞廊廡深邃寶相
璘瑯花香列衛光以聖丹飾以金貝珊瑚琳碧瑞
珉翟翡翠藻繡織綺瑰奇屬綴雕甍繪椽爭華競麗
幡幃互出搖搖曳曳梵歌嘖音磬低鼓厲晨魚數
擊散落民家暮鐘杳杳縱橫四起其為廟也近則
武烈普濟福安福利福隆廣靈武甯衛甯保定立
德護國始興夫差皋亭威勇老人遠則保慶與聖
彭澤七松隆福迎陽安惠桑亭廣慶懷柔徐偃郭
文塔山松溪白石崇甯雄姿偉貌仗衛森然或因
功血食或以德顯各或當朝近世或數百千齡載
于祀典咸秩其文傳記紀厥美實金石播厥馨芬
至若旱潦流行札瘥驟起竭蹶虔禱肅將祀事立
致感格默符人意故茲信仰弗怠弗替若夫疆圉
形勢則有羣山焉鳳凰白鹿秦望鑿石功臣衣錦
壁茂安國峯萼金牛流襄峻立石甌金現玉座與
邑阿頂獨角金樓華石峴日顧望墩日仙姥嶺日
金鵝峰日卓筆巖則虎頭雞棲龍池朱積惟名山
暨幽洞多異事及靈迹或振奇於一時或罕聞于
曩昔如臨平山石鼓嘗出唯張華有言用蜀桐可
擊天井開今涸溢茂增損龍洞關今源深不可測

流焉溪則停辭石鑑頰口上博無他平渡下阮盤
石曰茗曰猷曰松曰葛湖則御息明聖陽陂臨平
南上南下明星建甯曰查曰北曰高曰谷渡則鹽
橋廟山占渡刻口塘則武丞捍海沙河其諸潭則
浣沙玉兒浦則百尺明珠渠曰五福濠曰中外或
始濬或增治或築以去害或開而興利或因事建
名或因各顯義如停辭溪始於范蠡欲開鑿為山
通浙江之水因民弗願辭訴而停焉如南下湖修
於歸珖既公私之大田與利澤於無窮因對上湖
以立名焉在臨平湖則開通壅塞以顯祥得石湖
邊以呈瑞築捍海塘則疆弩射濤以弭衝決詩什
投海以回潮勢茲惟神奇之殊迹因以播傳于後
世言其經理開寶醜流隄相紹或遂之縱或溝
之橫或洫之廣或澮之深以列以舍以寫以揚以
蓄以止以蕩以均潦則引以出俾免滔溢曠則通入
以遂耕耘噫嘻水雖眾矣莫若浙江為大焉自葵
歙之深山合二州而發源深流會派東下淪奔由
建德注富春而後入海昔神禹行水嘗躬臨其厓
厥後而守橫渡會稽想其服乘之車馬儀衛之旌
麾鐘鼓撞磕遶堦生輝應足以暢文宣武普暨博

錢塘縣志

紀文

八

施若江流之浩蕩盡目力而渺淼沈沈瀟瀟從薄
資還茲其深些蕩滂滂涖涖減減灑灑灑灑灑灑
也浚浚漏漏涸涸涸涸涸涸涸涸涸涸涸涸涸涸涸
西顧則疑達濠汜東盼則恐盡扶桑歲時之潮有
信不妄其大必於哉生明之政中異三時之風濤
激澎湃浩漑混濇浴日之波浮天之浪沸騰回復
其高數丈眇觀若赴敵大兵貫弓棒戟攢刃列杖
爭先捷出猛奔急趣而俯仰又如白練颺空隨杖
颺而舒卷飛騰於波面聽之則豁豁之聲千車萬
馬雜錯轟吼而前鄉又如破山疾雷悸神迅電驚
天震地而動蕩西觀浮石之隨出時玩曙樓之呈
像離婁注日而曠曠陽侯傾耳而伎憤賦無端倪
稽盧賦之鋪陳狂拋猛過發羅詩之詠賞雄乎偉
哉岷山之江桐栢之淮亦有潮焉異若也逮其
平峯則湛湛波光彼蒼一色迺有餘艘艤艤
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
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
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艤
朝吳暮越以濟以涉自西自東或南或北輕飄健
鰲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
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鮑

來逐流出沒梁笥交設網罟互撒其他水蟲水草
水畜水鳥傳記鮮備方言莫攷筆難覩縷而細道
至若烏雲入河兮俗仰諸葛之神十石大瓠兮眾
嗟張儼之奇光怪生於先隴知孫氏之當興斂板
而見長吏美凌統之肅祇柯相因溺舟而顯異元
遜以老桑而爛龜寄魚還刀兮術嘉子恭靈運欲
至今夢應明師猛獸報郭文之德鄉譽高叔孫之
為却練顯孫謙之潔猾吏畏允恭之威江巖剖石
而獲紫玉之珍廉使繪圖而獻蔓竹之枝仰孝義
於公弁之門慕道德於吳筠之碑詰偽駁假人服
其明者張無擇之為參軍也飄流雅韻播於吳中
者房孺復之為州牧也臬尹盧於中江破曹休於
石亭征六安不務徼倖圍珠崖力諫無行則全琮
之將略殊於眾也挺直致主剛毅不貽載筆謂君
舉必書還笏扼腕豔嬖之立則遂良之秉節尤足尙
也匠施及泉之工俗享勿幕之利二三散處永世
叵廢則李泌之政誠可嘉也增築塘隄時其鍾泄
以灌以溉勿溇勿室其居易之澤是足道也禪師
振錫而歸淨界德輿述序以送之惠皎石壁而鏤
法華元稹撰記以紀之候仙亭立於韓仲聞之任

錢塘縣志

紀文

九

觀觀亭初於裴庶子之時見山置於盧子望冷泉
建於元左司清輝之榜未掛幽致想嚴郎之飄度
胥山之銘已刊敘實見元輔之芳詞虛白花開兮
念賢牧之栽殖南庭記成今仰子烈之施為術士
識牛斗之王氣紹威薦羅隱之能詩錦樓集成兮
傳元瓘之篇章庖人疾愈今悟靈龜之酬私陳文
惠以薪土易籠石而就工杜偉長自官浦至沙徑
而築隄范文正發粟游宴大施荒政之惠耳沈文
通鈕治姦蠹人皆繪像以祠之砌石為函接竹引
水以注六井散在閭里而一城足用者長樂陳公
之思以及民也因舊佛祠緜新道觀前旌錢氏之
順服後作臣子之獎勸而表忠為名者清獻趙公
之請以有立也以至仙人臺高兮聞琴瑟之音陌
上花開兮起緩緩之詠燈市於祥符而尤盛九曲
花王有吉祥而冬日豔異亭勝碧波於道左堂標
中和於府內南園之萬卉爭春別圃之翠幄殊麗
羽宮之三教名垂理公之石室仍置百尺之佛樓
齊巘後嶺之鰓井洩洩前建後增昔殊今異遠覽
近收萃佳擅美棋散域中孰窮孰計先生言未既
茹華盱衡愕眙日富哉言乎可謂多聞而博識者

也僕嘗聞之有唐之世分符守土多用名曹星郎
老成宿望而名世佳士蓋嘗酸辛良鳴投書相府
願擁朱轡一闕是境而終不可得者今茲先生羣
曉猿侶夜鶴雲冠霞裳鴻飛遁迹藝苑百家飽爛
胷臆日玩山川之勝槩優爲聖代之真逸其知幸
乎是言也播之天下傳之後世雖千萬齡之永足
以知今重熙累洽極富極貴比迹於二帝三王之
盛際其蕃方外地尚至於此則內之宸居帝都其
皇皇之美赫赫之盛雖駕江河之辯禿南山之竹
亦不能形容其萬一若茲山川祠廟之號名間里
景物之故迹因革興廢之所由人材產殖之攸出
括古今之流傳備版圖之闕失則將卽此以覈實
徐磬折而復請曰我宋中華疆境萬里泰平一家
名邦大城特勝相誇如大江之南則有建康劔閣
之西則有成都彼二邦者青山碧水與夫邑都非
不眾且雄些然莫儼茲之盛者豈有說乎先生曰
猗嗟二邦昔事詎忍言哉夫風聲氣俗繫一時理
亂而盛衰景趣由羣情憂愉雖歷年已久而未能
悉變譬若病旣痊而尚覺繫癰劉備鼎分之時鄧
艾鍾會之討伐東晉建都之後祖約蘇峻之戰爭

錢塘縣志

紀文

十

去世愈遠姑置勿談至其近代之事則可按典籍
而推言稽昔唐季王綱縱弛姦雄伺隙而墟闕攘
臂唾掌而競起僭竊位號者有焉逐鹿四方者多
矣迷朱梁旣立之後咸負因而列峙由是王建據
蜀闕眊至後唐莊宗之時當同光乙酉之歲迺詔
軍將曰郭崇韜舉兵討伐所鄉犇潰剪除妖孽削
平僭偽卽以孟知祥鎮撫而臨治及明宗應順之
初知祥復肆其姦計跳梁一方攬擘傲睨豈非僻
處方隅保棧閣靈闕之阻又幸中邊之多故因得
逞爪牙而傳噬乎當彼之時五六十歲之間經幾
戰而幾爭封豕其土糜爛其民征鼓一過則犬羊
竄伏士卒所至則草木靡爛其川谷半凝膏血居室
盡染腥膻我宋龍飛乾德二年爰命全斌副以仁
瞻統師西征入境問臯故蜀祖始降而劔嶺屬內
若夫建康之事亦大同而小異始唐明宗本以徐
溫而鎮守至晉天福厥子知誥迺竊位自稱唐裔
還姓李氏建國立號昇殞璟嗣恃長江之險保兵
甲之利我太祖之御宇應天神而順舉愛惜元元
肆桀驚終昧神天致皇威赫怒而大軍首南擁以

巖巖度以龍船驍兵銳卒既逾采石一入其城李煜遂擒彼二邦者如成都之濯錦江浣花溪武都山錦里城與夫相如之舊壚子雲之故居君平之簪肆子美之草堂之類如建康之龍洞山白鷺洲烏衣巷華林園以至齊武射雉之地鳳凰樓集之臺大江秦淮之波濤茅山蔣山之崔嵬之類非無風光之美景物象之續紛可以用武羅而賦詠可以悅目而娛情奈何自前世之可以用武羅而賦詠可以頽垣廢址鼠穿狐穴殘刻斷礎燒昏塵沒幸逢聖世昌運大來睿澤洋溢而無類鴻恩共被其根荄道綏德撫薰醲涵浸一百五十載之久矣風聲氣俗雖移易而一於正而山川景趣猶未克遠邁於雅無征戰之邦也如論錢塘請申厥旨自唐乾符之後擁戎車者接軌徐縮劉浩之徒孫儒董昌之輩或毒螫於淮甸之邦或虜掠於二浙之內蘇常近境允常故都鞠為戰場蕩為兵墟至錢塘則不然賴守士以安居雖黃巢之眾不能逾臨安而深入雖田頔之暴弗克破北門而馳驅歷五季之後迄聖朝之初幾百年間按堵無虞干戈有備而不試四民莫枕於閭里方太宗皇帝之當天繫太平

錢塘縣志 紀文

士

興國之三年鏐喬曰倣遂捧圖籍以所管而獻焉是邦之內曰民曰軍詎知血戰之憂苦疇當矢石之辛勤矧歷休平八聖相承鋪鴻藻申景鏢灑德波散皇明教條備民風純小而任一邑之宰皆是榮途之遴選大而擁麾旌之牧莫非鵠行之貴臣勤勞勸課惠養斯民茲其繁富日增者也茹華曰二邦以戰爭而其迹若彼錢塘以効順而其盛如此非特其邦也三家苗裔盛衰同之且清時待士如皇天罔私蓋有賢而有否豈特用而特遺質以禍福報應之明驗實緣忠順惡逆之殊歸因先生之言將使忠臣義士聞之而咸奮又足以貽萬世之遺美可以永戒者也雖然其內或古今抑有不受蒲輪之召命褚伯玉優林泉而自娛或追謚而褒其節或立館以安其居孫鍾色養而孝行感天成緬廬墓而紫芝顯符或致司命之降顧或得旌表於門閭此其高尚之操純孝之行尊之榮之足以粉飾王政當今明天子將聖在上賢公相以道弼丞孜孜圖治勉勉厲精惟是崇化阜俗之本常加宵旰探討之誠逸民之舉孝廉之科旌表之

式追謚之榮即聞講求而悉行矣茹華曰大哉言
矣經國懿範豈非匪美實美風俗豈伊迹厚足厚
人倫儻緣疎遠而難達蓋亦投獻於縉紳或因言
以寤意將探撫而申明庶或不負皇皇帝言言訖
曳踵而退

周必大酹三賢賦 蠅館主人獨遊西湖短棹扁舟

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弔三賢之遺蹤張高風
之遼邈叩舷而歌舉酒一醉而賦之歲元戮之宵
中今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桂檝兮採芙蓉乎
芳洲夜雖黯其未艾兮驂白鷺以夷猶儼望舒之
始駕兮昇素魄於海陬整余冠而仰睇兮叩余舷
乎中流望華祠於山阿兮眷三士之高標雖出處
之異致兮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正兮耿直
節於中朝忤羣奸而見逐兮指新井以蒙嘲彼西
蜀之老人兮抱素業於夔皋援斯文於未泯兮障
俗學之瀾濤終一斥而不復兮病讓口之噤噤歲
七周於海濱兮脫九死而歸故邱痛二老之不遇
兮越今昔而同儔豈鸞鵲之不可以爭飛兮抑鴛

錢塘縣志 紀文

驥之難於並遊豈柎鑿之不可以相入兮抑亦臭
味之異於薰蕕棄珠璣而貫魚目兮斥驟耳而駕
罷牛笑蹶泔之沮洳兮轉龍驤之巨舟獨高人之
前知兮遂遐舉而莫招爰卜宅於茲山兮旅麋鹿
而友漁樵御鶴書而不受兮恐曉猿之怒號草萋
萋其春榮兮葉靡靡而秋凋閱四時而不改其操
兮孰謂山中之不可以久留抗高風而配逸躅兮
追兩軌以奚羞嗟余生之後時兮徒心旆之搖搖
瞻清揚於髣髴兮拜遺像之非遙聊舉觴而一酌
兮歌三疊而魂消儻微辭之可格兮冀羈旆乎雲
霄

王在晉浮梅檻賦 梅湖有梅筏湛灑水間其出以

僊人之跡具載志中虎林黃寓庸先生游黃山白
岳間泛竹筏而行谿澗載酒以浮翹然自適歸而
傲式編竹代舟附屋張幃中接膝可容六七坐酒
鑪茶竈石枰竹几陴剛具陳時狎同盟劇譚竟日
青山着榜垂柳拂檻平移厲揭靡所不宜放之湖
瀕游人屬目曰黃先生來也而友生顏之曰浮梅

爭躍濤戲瀨浮白飛觥漱流洗耳沈湎爲醒任其
何之鳧鷖不驚仰天搔首誰濁誰清滄浪清今以
濯我纓留此濟川併用調羹憑虛先生躍然而起
擊楫歌曰撫輕檻兮流湯湯按急節兮調清商江
斐遄來兮海童駕于飛檣出乎大荒兮咸遡風以
流翔累層霄之上躋兮宛長鬢以昂藏闐櫟幅而
輕驚兮汜浦激以汪洋維篠簳之敷衍兮縱泱泱
而無疆揚靈波于碣石兮浮昆明以葦杭陟雲漢
以徘徊兮光燭朗而高彰亂北渚而揭南涯兮降
周流以傍惶吾將與子共適兮盱盱于無垠之蒼
茫

錢塘縣志

紀文

古

詩

唐白居易餘杭形勝

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

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温飛

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光不稱白髭鬚

卿錢塘遊錢塘片上春如織森森寒湖帶晴色淮海

如吹烟織指殷勤傷雁絃一曲施肩吾錢塘雜興

畫堂紅燭筵金醪瀉酒如飛泉施肩吾錢塘雜興

酒燒溪頭桑媚媚錢塘郭外柳穆穆路迷鄰婦遙

相問小小如今學養蠶西鄰年少問東鄰柳岸花

隄幾處新昨夜雨多春宋蘇軾杭州遊山塢迷野

寺鍾相答晚陰生林杪落日猶在塔行招雨社僧

共步青雲月送客渡石橋迎客出林樾幽尋本真

性往事聽徐說錢王方壯年此邦事輕俠鄉人鄙

貧賤異類識英傑立石像興王遺址今岷業功勳

三吳定富貴四海甲歸來父老藏崇高畏輕壓詩

人工譏病此慙恣挑挾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

錢塘縣志

紀文

五

是非今已矣興廢何倉卒蔡襄上巳日東樓地於

持歸問禪翁笑指浮漚沒

枝上花東樓凝望惜年華潮頭正對伍員廟燕子

爭歸百姓家粉籜漸高山徑筍綠旗初展石巖茶

樽酒相逢莫重嗟黃庭堅錢塘舊遊漫郎惠州花

草弄幽芳莫教景物添春色轉覺山川是異鄉南

北峰崑空入夢短長亭舍自相望湖邊山寺清明

後想見蘭郭功父錢塘行雙開南斗傍門前碧瓦

開禎水鄉郭功父錢塘行雙開南斗傍門前碧瓦

十萬戶曉色滿城煙雨香聖祖神宗造區宇應命

最先吳越王不經兵火二百載地饒沃衍民康強

蓮花紅白西湖芳南山翠影臨滄浪瓊樓寶塔照

日月塵埃不到炎天涼畫船羅幕盡高捲白玉美

人遊冶郎年年中秋海潮過萬頃銀山面前墮少

年輕命爭弄潮手掣紅旗逆潮簸聞君此行承辟

書伯樂能求汗血駒四時風物問吟嘯十郡兵民

歸捲舒公閑蓄德聊自養承平功業還吾儒况君

登朝未四十謹勿出處窮歡娛謹劉麟遊鳳凰山

勿出處窮歡娛臨淵履冰佩瓊瑤

結東戰袍騎駟馬冠帶將軍宛如畫前呵小駐有
美堂箭去弓鳴飛鳥下青林路人轉迢遙湖亭海
觀爭為高誰知鳳舞龍飛外別有樓閣橫雲霄回
顧左右皆遊歷人物江山兩英特風流清致梅嶺
梅磊落襟懷石林石側身更上天上行好風吹下
笑談聲山神川后頌要東遁走虎豹藏蛟鯨摩挲
苔蘚題詩去萬鼓叢中雜胡舞眾賓捧酒壽主人
將軍自是擎天柱觀山看水時一來錢塘吳越何
小哉指點中原百城楊載錢塘懷古天開鴻雁鳧
在功名逼人幾會環太乙紫雲宮殿擁蓬萊能
驚日往來黃道星辰深傾阿母杯九域輿圖今混
文競奏王褒頌獻壽深傾阿母杯九域輿圖今混
一百年耆舊獨興哀山回禁籞入雲長無復陳
兵衛兩廂千古金鐘埋野草萬年珠樹落秋霜龍
文不徙陽人聚鳥篆終歸軌道旁九市塵埃來滾
滾一江風浪去茫茫斜界鉤陳通大道中分魏
關對層巒雲生殿上金爐暗露下庭前玉井寒江
漢飛龍俄杳杳滄溟泛鷁竟漫漫中天會合非甯
數坐見蒼生奠枕安化城宮殿被層阿棟宇高
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題日月寶珠花燄媚山河空

錢塘縣志

紀文

十六

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繙經白馬馱誰趙孟頫東南
信一無超眾有祇今塵土重來過趙孟頫東南
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
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
千古興亡盡如此潘子素海門寒日淡無暉偃月
春風麥秀使人愁月中歸內園緝鼓催花發小院
江上老兩宮環珮月中歸內園緝鼓催花發小院
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
仇遠漸無南渡舊衣冠尚在水漫漫荒陵樵採官猶
禁故苑烟花客自看惟恨餘陳旅武帝親祠太乙
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陳旅武帝親祠太乙
星辰行宮典禮猶存漢軼道山河已易秦香逕至
今嘯木客露盤無復泣金人紅燈幾點東風裏猶
是元宵畢天祐鳳凰山色老秋風萬戶笙歌落照
一度春東南都會衣冠古吳越人家水土張以甯
俱空東錢塘江上月年年荆棘照遺宮張以甯
同惆悵錢塘江上月年年荆棘照遺宮張以甯
桂子不勝悲江介繁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歇
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謾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尚

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楊維禎天山乳鳳飛來小南
景西湖遺恨似西施抵伍胥潮鱗光夜附山精出
不燒楊璉塔箭鋒猶有官人斜畔月夜深猶自照
龍氣秋隨海霧消惟有朝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
吹明劉基澤國繁華地前朝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
蕭官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平天塹倫安負海
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
武夫但聞當二奏不見庭呼鬼蛾昭華裘忠良
賜屬鏤何勞問社稷且自作歡娛杭稻來吳會魚
龜出其區至尊巍北闕多士樂西湖鷓首馳文舫
龍鱗舞繡襦暖波搖鬢積涼月浸瓊瑜紫桂秋風
老紅蓮曉露濡巨螯擎擁劍香飯濺雕胡蝸角乾
坤大鼇頭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歎瞻烏玉馬
違京輦銅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橋
袖馳包貢塗泥賦上映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
弔古江山在懷人歲月逾鯨鯢空渤解歌咏已唐
虞鳴革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
蕙謝鐸中原無地避腥羶誰向天津問杜鵑司馬
鱸謝鐸不回元祐政因龍何待靖康年多方誤國

錢塘縣志

紀文

七

終浮海萬死孤臣忍戴天應是陳完邊城捲地南北
厓山九泉下共將清淚泣澶淵沙澱寂無潮銅
來駐六橋汴水故宮空有月海門沙澱寂無潮銅
駝夜泣霜華冷銀雁秋飛王氣銷五國城頭魂不
返傷心誰甘彥初落木驚波入虜塵新亭空集北
賦楚辭招萬騎星屯潮捲夕六宮雲散草王逢氣
安歷數屯萬騎星屯潮捲夕六宮雲散草王逢氣
生春百年江左偷安計泉下惟應泣老臣王逢氣
凌空散曉霞虎闌麟閣靜烟花中天日月低黃道
滄海風雲冷翠華望帝神遊夔子國烏衣夢屬野
人家當時舉目山河徐震黃沙漠漠起邊烽萬里
異豈但紅顏泣塞笳徐震黃沙漠漠起邊烽萬里
南渡計英雄空誓北征功冬青樹老無遺種瑞石
山荒有廢宮此日經行弔陳迹野花和露泣殘紅
李季衡奸諛和虜正憑陵河洛腥臙暗甲兵無復
多如雨南去諸孤散似星俯仰徐榻望遙行人空
不窮千古意夕陽西下亂山青徐榻望遙行人空
自憶前朝萬家花柳春光麗百戰河山王氣銷湖
上草深蘇小墓江門風送子胥潮可憐一片遺宮

月不照繁高孟昇錢塘十景詩西湖夜月
共說西
華照寂寥有月更奇哉寒波拍岸金千頃灑氣涵空
景秋來一杯桂子遠從雲外落藕花多在露中開酒船
清夜乘清興絕浙江秋濤萬狀駕西風雲驅蛟蜃
勝笙歌日往來鰲鵬渤海空自古江山誇壯麗至今
雷霆鬪水擊鯤鵬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
老父說英雄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
孤山霽雪鳳山頭白六花鋪水面青青一髻孤翠
正好衝寒探竹葉何妨踏凍沽千兩峰白雲之西湖
載林逋留勝迹總因佳境在西湖兩峰白雲之西湖
兩奇峰高入大虛雲氣中華蓋漸迷青縹緲浮圖
時見碧玲瓏陰連海眼龍歸洞影散天心鶴遶空
幾度登臨舒遠眺東海朝暎一道長江接海門扶
英英佳氣盪吟胸中搗玉女盆出水赤烏銜火躍
迴立仙人掌金柱中搗玉女盆出水赤烏銜火躍
隨朝白馬挾雷奔負暄亦有磯頭老欲効微芹獻
至北關夜市青芒愛風搖月影絳紗籠火照春陰
尊

錢塘縣志

紀文

六

樓前飲伴聯游袂湖上歸人散醉襟九里雲松喬
闖闖暗闌如晝日禁鐘未動夜將深雲氣直從天竺去
萬樹總良材九里青雲一逕開雲氣直從天竺去
濤聲長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濃蕊子落僧前點
嫩苔山水清暉增偉六橋煙柳最愛晴煙柳上浮
觀託根元不愧徂徠風薰暖弄輕柔金梭隱見聞
淺水籠寒橫曉靄微風薰暖弄輕柔金梭隱見聞
黃鳥錦纜紫紆出綠舟徧倚赤關頻注目為憐張
緒舊靈石樵歌前猿嘯鶴唳清相似野調山腔近
風流靈石樵歌前猿嘯鶴唳清相似野調山腔近
自然木杪緣厓通窈窕竹根濯澗雜潺靈隱社集
浚白雲過處清風發吹入長松勝管絃靈隱社集
詩李維禎得峰字松風謾謾水溶溶茗椀薰爐野
注初供社按蘭亭修禊節石移靈鷲削成峰英詞
漫隨春草鬪丰茸屠隆得亭字使君暇日訪山
靈大史遙瞻聚德星澄灑飛流和眾樂松舍返照
入孤亭曉堂香冷龍依鉢夕殿風腥虎扣扇物外
勝蓮真境在坐合心骨轉清洽徐桂得靈字黃
鳥春風向客聽相攜載酒出郊坳流杯正合臨清

泚達席偏宜列翠屏詞闕花宮聞諷咀坐深藜火
照分青南朝許謝俱陳迹今日山川更乞靈
夢禎得泉字使君張樂借諸天接武名流不偶
寺影直懸江樹外松聲常落海潮邊年哀幸齒
如玉春老欣逢酒似泉日喜東南饒勝集還愁
北有浮烟虞濱熙得飛字鶯嶺邀賓春日暉山
巾風裕委金緋雲移錦席瑤泉冷風送銀鞍翠
圍天近長庚浮白淺月過上巳踏青稀梨園影
祇林小蒲饌芳嫌豐膳肥蓮社乍通康樂夢桂
傳得駱丞衣幔亭笙鼓曾孫會南國文章才子
霞舉星回神渺渺花英玉屑語霏霏光飄彩燭
華月雲擁珠軒隔紫薇寂寞龍宮迴海藏茗堯
洞鎖山扉稽畱願與峰常住惜別兼思佛可依
日身香知不滅入關口詠意難違只今御李遊
窟何必從黃省曾遊西湖諸山詩十二首寓大
韓隱翠微一首嬌仲偃崖至禽慶謁名嶽初事
竹北軒何一首樂暖春振霽禍岩境躡雲屬性
役行泥何不樂暖春振霽禍岩境躡雲屬性
奧林神夷選清壑于此綠篁陰乃有金園閣南
晃紫滄北嶺迤絲絡霽懷對禪解玄心弄鳥雀萬

錢塘縣志

紀文

克

物覽參堪一得觀並作息宴頓遊轡琴書聊爾託
方窺上玉岑山仍奧鷺語語豈憚酌觴忽申暮遇
物皆陶悅睇佳溘淹駐瑤英攬南岑金書展東麗
五衍排冥筮三危攝淨住夕漢無遲晷昏林溢飛
霧勝波拒前檝響聽改還路遊躬集渚欵浴鶴沐
濤沂帶麓循反踪縈芳引蹀步倘匪躑躅遊安能
表高憐登巨石山絕巘緣葛嶺小憩山中款珠談
一首裴糧適湖奧蘭春際初月良友林中款珠談
物外愜神遇咸滿志遊情詎云歇交臂非塵把觀
境有妙躡踐萃蘿易援躋岑階屢絕噴吮瞻上崖
嶽巖顧下蝶南俯城郭攢東覽江嶼豁虛颺發靈
響高雲增秀結謝賞共巖阿孫眺窮嶺折况邁驂
羽蹤可以步芳哲由段家堤步至孤山上一首
少有巖壑性翹旌不可移心駭雲臺宅願逸霞林
居晨興詠邁軸春賞下招提凌湖散幽趾屬島登
青梯今裁非昔萼新宮仍往基峙瀾出中浩列嶂
環眾奇蕭榛惻墟隴高尙企襟期玄陰錯澄流朱
緯雜芳吹龍盤天海愜鳳謝尉羅宜景爾徵士蹤
寫唱感踟躕謁鄂國武穆王廟宮一首嶠城託

湖澳丹宇綴山陽戾止已切愴停挹忽霑裳百六
遘傾朝四七擁惟良武烈誠希代國土展無雙師
尹蕩友紀榮夷糾皇綱遂使汗馬雄反蹈屬鏤殃
紫垣蔽涓詭燦闕恣遊荒妖瀟駑穢甘介狄駢淺
忘嬰伏迨忠賢蹕怨恫多方一胥會顯吳匹尹亦
興商孰云宋錄燼不在岳氏亡荃宰既先撥宗稷
安可長聖世欽往才歲奠炳金章晒彼俄頃榮孰
與萬祀光登南山最高處一首春首窮登頓湖
上積昏曉扶夙已清盥月暮猶邃討搜遠鋪覽獨
選新鴛蹤少波張川島雜約束都聚小天中颺撼
聞鳥下雲踐繞眾喧管遺世孤響惟納鳥伯陽文
昔把王喬御絃矯亮欲圖堅永庶當究灰槁度
棲霞嶺戾止烏石峰禪居一首靈扉瞻五覆紆嶺
邁三沓既矚遠川遶亦盼近山合泄霑盡幽泛度
鳥舉清答聞此絕世岑棲有息心衲卽聳構彌樓
於奧締香榻惠日清照臨慈雲濤吐納噴噴玉林
映巖巖翠屏匝煩想靜流滌朗詠自摘發循宗
鏡閣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一首迴山肖郭郭
佳秀蕩遊心北棲戀不足南峭引遐尋摘雲生新
彩響鳥變蘭音潛滄瀨出雲瞰表裏盡高臨情來暢

錢塘縣志

紀文

千

無際奇轅領不任攀崇復希峻在窈重懷深前探
後麗掩左越右瑋沈湖狀改遵嶺煙華異觀林樵
人時諗蹊仙飯屢憩陰但可寄冲想聊復弄邱琴
曜但亭午倚撫心不厭躡躡意增愈疏甸分花應
層阜別雲吐疲足休給林澄心投象宇藻馮淙瑤
瀨隈隅麗丹廡七覺敞幽局一道界盤塢不謂此
山椒乃有彼岸侶芬縕瞻戒香絡釋會宗語法供
豈世調靈餐異塵脯往牒稽聽龍昔泉酌跑虎一
謳傲自足萬細何足數眺初陽臺從妙智院北
探紫雲洞一首登登俛陽臺暖靚義燭迴復抗策
切巖娛我芳春日蓬溪覓宛轉皎鏡眺迴故綠敞
凌煙虹披蔓扣肩屋巖梅皜冬素山篁團故綠敞
窗迎遠心緬閣寄孤躅玲瓏投廓洞峒峒下空曲
法館展虛綴逖覽皆妙屬討顏仁茲開賞心於此
足嶠豁宜考槃期當寓清築自石屋洞至法相
寺一首席分各有極修意江海上採藥仍景臺顓
老迺希向披情樂林草夙駕遊雲嶂陽岫方緬觀
陰崖載虧望壁關時悚怖洞闔恣登降覺路馳訪
蹤開士禮趺相形忘躬有蛻理止神非喪承泉代

頹汲託基排壘翽安道志豈渝興公懷自亮沈冥
 常內足高寄無所讓登南峰後攀風篁嶺酌龍
 井泉覽神運片雲二石一首旭輿繚金灘晨塢采
 綠闕寥聞靈異鄉荒助遜淪轍穹林隱天崇紆澗
 灑流折巾履都澹清耳目亦瑩澈礁升攬英願萃
 止軼埃壻風篁仙新鬱龍泉飲古澗蕭樓始一躋
 砂石得雙閱霽中仙掌坑霞裏片雲揭跡閱丹鯉
 藏事往銀簡滅恨不總義轡處此玩恬悅
 楊兆坊謁岳王祠墓詩百死誰能贖一身長驅胡
 海賜劔俄驚出紫宸誰殺忠良甘媚敵忍含仇
 恥竟忘親懸知七尺長宏血猶向邊關淨虜塵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記

唐白居易錢塘湖石函記

錢塘湖一各上湖周迴

筭凡放水既田每減一寸可既十里北有石函南有
時可既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尺寸人立於
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
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自
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
鄉鄉差所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
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
時即瀕湖千餘畝田無凶年矣州圖經云湖水既
田五百餘畝謂私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公私田不
管干餘頃也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既夾官河田須
放水湖水入河從河入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
河水水淺深待既田畢卻還元水尺寸往旱甚則
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便決臨平湖亦隨加即
有餘矣雖非灌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
可以立通舟船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塘縣官縣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菱
菱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菱與稻梁
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水則郭內六井無
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
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况前後李
湖終不至竭而云六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
必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
竇往往埋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
水常足湖中無稅田約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湖
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時竝須封
田其石函南窺若諸小窺闔非灌田時竝須封閉
築塞數合巡檢小窺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
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往往隄決須所由巡守
預為之防其窺之南舊有關岸若水暴漲即於闕
岸洩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窺洩之防隄潰也大
約水去百函口一尺為限過此須洩之予在郡三
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見其由恐來者
莫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
杜牧南亭記 佛著經曰人生既死陰府收其精神

怪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怪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間斷名為無間獄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閼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能求事佛後生為天人況其他罪事佛固無恙梁武帝明智武勇創為梁國者捨生為僧奴國至滅餓死不聞悟况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僞內而華外納以至於富刑法錢穀小胥出村閭慙民銖積粒聚以至於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取言是此數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已奉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我也有罪罪無福歸於佛滅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窮民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與佛之助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怪也屋雖繡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壯佛僧為其味飯之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壯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不高不多不珍奇瓌怪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王也一銅鞮宮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夫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準以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寺至於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萬枝附為使令者倍筭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藉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宇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白尚書

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吳郡
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
其脈絡不數月人隨化之三牋干丞相云濤壞民
居不一鐸錮敗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
為數十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
來吾郡游登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
山甲於天下信然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
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
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必有指我而罵者乃
作南亭於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工施手日髮勻肉
均牙滑而無遺功矣江平入天越峰如髻越樹如
髮孤帆白鳥點盡止疑在半夜酒餘倚老松怪石
殷殷浪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地也天下
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高亭者念仁聖
天子之神功美子烈之旨跡視南亭四時千萬狀
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之於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宋蔡襄清暑堂記為京師東南千里人吳越杭於吳
多吸池以故苦溼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甍皆汗
披纖衣覆大厦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

錢塘縣志

紀文

西

之居何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負州解
之左直海門之衝其風遠來灑然薄人日以決事
佚而忘勞至者莫不悅之或曰昔者召伯將營召
以居重愛民力暴處遠野廬於甘棠之下而聽斷
焉百姓思之作甘棠之詩以美其爭今斯堂也度
面勢楊崇宇前有江海浩蕩無窮之勝潮濤蚤莫
以時上下奔騰洶湧蔽映日月雷霆鼓鬣方輿動
搖浮商大舶往來聚散乎其中朝霞夕景不續而
彩翠旁走上羣山濱山而湖崖隙瀾漫巖岫萃嶺岌
乎河漢之上蒼煙白雲少頃萬變茂林香草冬榮
不凋此所以娛君之視聽也及夫夏日比室煩燠
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浪於無何翺翔於至極蕭
然而自適或賓友環次鳴管揆瑟醺酒均餌歌呼
瞑醉此所以擇君之心意也於民乎何有豈不與
昔人廬於遠野者異哉余謂之曰唯人之情不得
其適則慌然余於是堂也愈吾疾亦於是休吾心
焉體康志寧然後究民之不至而教之度民之所
有而用之去其不願就其所便安如得其平於
為惠也亦大矣乘其間也燕賓朋接和好是亦為
政也且召伯之治或失其平雖木棲露寢民莫之

思甘棠之政後世仰而慕之甘棠之

歐陽修有美堂記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

也久而不名之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余誌之

其請至六七而不得余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

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

臨之與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

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遠之

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

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

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川小邑僻

陋之邦此幽潛之土窮愁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

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

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

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

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

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

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

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其習俗工巧

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

商海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沓靄之

聞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

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賓客故喜占形勝

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

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蓋錢塘兼有美

下之邑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

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謹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

可以得其人焉

米芾龍井方圓庵記天竺辯才法師以智者教傳

於是晦者明室者通大小之機各無不遂者不居

其功不宿於名乃辭其交遊去其弟子而求於寂

寞之濱得龍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守一往見之過

龍泓登風篁嶺引目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羣峰密

錢塘縣志

紀文

五

井其最大者在古清湖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其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竝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與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竝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庫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廢溝易甃補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井為近於濁惡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湧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洗馬不及於上池而別牖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於五管以出之竝河而東絕三橋以入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於石溝注於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子牖四皆垣墻局鑄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鬻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又周淙修六井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記乾道三年五月淙自兩浙轉運副使改知臨安牒考風俗使欲與都人為不朽之利而修井之役始興惟六井自熙寧五年太守陳公始改作蘇公通守為記其事元祐五年蘇公自禁林出守是邦相距纔十八年而井廢壞於是改用瓦筒石槽其詳見於乞修井僧師號奏狀自元祐至今八十年率多湮涸白龜池且為大姓所據淙念此邦為東南都會生齒阜繁况今輦轂所駐四方輻輳百司庶府千乘萬騎資於水者十倍昔時儻廢而不治

豈不為民病仰惟聖主為民是念宗奉承德意不敢循默因奏於上面奉玉旨遂以六月己亥經始於惠遷井易用新石堅厚高廣過昔數倍以次至方井沈公井相國井白龜池而蘇公所記之六井畢修捍蔽周密可支數百歲水脈大至率皆盈溢則又治古井之有泉者曰瑞石曰中棚曰義井曰清湖牖井城之內外莫不足於水矣竊惟此邦懷蘇公之德逮今不忘既踵公舊規再治六井因訪求熙寧間舊本記文刻之井上而書歲月於其後使億萬生聚知是井之修蓋奉聖天子之命而遵蘇公之規守又盧鉞重修六井記而六府以修為功臣何力之有又盧鉞重修六井記而六府以修為功生人所資以養有一日不容闕焉者也凡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必有井焉以濟其日用飲食故曰井養而不窮杭為東南一大都會左江湖民物阜繁厥初因沙塘奠厥攸居故不難於得水然江之融液者常苦惡不若湖之為甘且美也蓋江與海通波湖則受眾山流泉而滯之味之不同也亦宜唐刺史李鄴侯必始作六井引茲水以足民用迨熙寧壬子陳公襄因其舊而修之元祐庚午

錢塘縣志

紀文

天

蘇公軾又修之於以見六井者杭人之所利賴矧南渡駐蹕以來百司庶府六軍萬姓仰於水者視昔何啻百倍乾道間周龍圖淳詢民之欲踵蘇之規而深致力焉蓋百有餘年於此矣宋咸淳之六年太傅平章魏公任軍國重事朝廷清明宮府一體彈壓輦下今時則易然也夫既處時之易而復受任之久故默廢具舉而功緒始及於井曰惠遷者溝底為河泥不可食覓舊用木歲久輒壞乃倍而高之復治石為渠以尺計一千七百有奇表捍裏錮既廣既深水始大至覆之巨石而竅其上用汲流溢而南至於金文橋之河舟者載以粥焉民且饜水矣然猶慮眾流之合汙也乃浚受水海以澄其源乃鑿別溝以疏其惡旁立神祠置守者遠汗漫也西井舊有亭宇經毀不存今鼎新如惠遷以至相國南井大方小方水口之所自入莫不表而出之流福居六井之外於府治為近其源自聚景園導湖灌輸後填淤成陸徑廢滋久乃自學士橋別開大港水脈以通他如眾河之支分派別壅者疏之狹者廣之石梁之圯者改造之隄岸之夷者培築之而又推本六井之攸始於是鄴侯之廟

隘而拓之大卑而增之崇像設儼如塗膜煥如過
者改視工告役備尹以修浚本末諗俾為記鉞作
而言曰人非水不生活水非井不甘潔在易井之
六四曰井甃无咎修井也誠齋楊氏釋之曰大哉
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哉修之有功於斯井乎尹
能於剗裁之暇汲汲以修井為務蓋得聖經賢傳
之旨矣以余觀之井之為井有二自天一生水而
坎之中畫自乾來掘地九仞而得泉此自然之井
也六井則異是穴平地以為凹池取諸西湖而注
之此使然之井也自然者修治易為力使然者修
治難為功是役也其功大其費夥其利於
民也博法宜書尹姓潛名說友括蒼人

葛立方講易堂記 文學政事吾夫子異其科雖由
官學莫邃於易遊刃叢劇之地躋咀奧蹟之境能
於一時相兼而不相廢者曷曷乎其難哉福唐陳
公逢掖時已覃思潔靜精微之教既蒞仕靡勞弗
宣聲大彰白屬權二千石部刺史皆名能官天子
知之朝廷夙夜之賢知之特付眾大之區而牧焉
宜也人之言曰臨安九邑銛筓調辭不知其幾何

錢塘縣志 紀文

完

僅扉鞞域瑞髮鬪械者不知其幾何庾幣金粟衍
耗出納不知其幾何簿書期會不知其幾何而公
以一身任之無巨細畢濟其必有一其源者余嘗
讀三墳之書曰太始之數一為太極極者天地之
母也天高地博其數則一謂之太易天地之變也
又嘗讀乾鑿度之書曰易變而為一變為七七
變為九者氣變之究乃復變而為一二書所言或
自一而出變或自變而歸一易之道無餘蘊矣脫
能執其甚約以攝至煩無惑乎應酬之不匱也意
公之所其甚約有在於斯乎下車踰時教令所孚民大
協和比屋無吠犬政成矣乃於府治之東為講易
堂延龍舒易經師王虛中居之帥子弟從焉蓋欲
窮其所未盡也虛中嘗著易論四十篇準繁解易
二十四卷大率顛以古易正文為主異眾人之所
同而味眾人所不味鉤深致遠自得於心又豈於
前人屋下架屋之比哉先治春秋學為四傳辨失
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公文
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
下卑元凱為左氏之忠臣今又得賢主人相依倚
以緝熙三聖之傳相輝相扶迭為炳蔚吾知此學

之赤墜也陳公字晦又應繇記郡治東偏舊有堂叔名輝虛中名日休隆興改元陳輝因吏隱更名于湖張孝祥書扁歲久堂圯扁亦莫存獨葛大夫立方所為記碑石尚未泐可攷也紹定辛卯冬四明余天錫以小司徒領尹事時臺省府寺百堵皆作容與辨治訖底於成基年在吏具白今為武庫及隸人之垣其屋亦老基安在吏具乃悉撤去徙庫於衙教場西廡眾議謂且敢將壓焉乃悉撤去徙庫於衙教場西廡眾議謂宜多捐緡錢買旁地地故有廢池水泉冽清池之外峙小山石腳插水下劃如天成喬木數十章左右環映扶疎交蔭天籟互答公出意匠使溶池疎泉輦石增山雜植松篁檜竹佳葩名薦以益其勝遂作堂焉曠戶綢繆宏敞深靚前為軒南時至景換攬挹無盡出簷得支徑蛇行斗折一亭負山居然有林壑意少西為書室三間亦爽塏明潔皆堂之附庸也于湖猶子即之在醴幕公命作三大字揭諸楣又取葛碑立前榮於堂之舊觀復矣公領客堂上或疑而諗公曰杭大州也自古號東南一都會今又為行在所業鉅事叢伊捐捐酬酢之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不暇而暇講易乎公笑曰子言過矣易者易也變通不窮之謂易易大傳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感動而遂通天下之故方吾公退餘閑焚香嘿坐萬象森列一真湛如能定而後能應以之鏡見事物電掃庭訟要不逃吾方寸之內斯吾所謂易者在是象數云乎哉講說云乎哉昔者孟氏明王一語未嘗及乎易先儒謂善用易莫如孟氏劉斯立以學易名堂有客問易卦六十四今子學何卦劉子舉手推曰去汝非我同學今吾於此亦云公既以是語客復授簡郡文學使書而記之

李壘中和堂記 杭瀕浙河雅為東南一都會民物所據傳三世闕七紀我宋受天命一六合收版圖歸職方守吏即王宮為居棟宇宏敞他郡莫及始錢氏於其宮作堂各闕禮至和中威敏孫公沔來守更飭治之易名中和守居負鳳凰山堂跨山馮高蘇文忠公嘗謂下瞰海門洞視萬里觀覽之際可想建炎初高宗皇帝南巡登斯堂賦詩八十言慨然思神禹之功弔子胥之遺烈奎章藻流於人間尋易名曰偉觀紹興與停鑿浸久因其地鰲行

宮而守廨遂徙於清波門之北今所治是也蓋七十有七載矣惠國趙侯被命尹政之明年綱舉目張善伸姦戢歲比豐登民情浹和顧廨處闐闐其北窘於燕寢後墉而止外之囂足溷於裏裏之響或徹於塗失官守崇密之體侯曰此弗可已也夫志有所鬱必以間而紆思有所隱必以靜而得京兆郡國首事物紛劇交至於前割醉日弗瞻儻無宴閑之所以休其暇日思政之所當先究心之所欲圖不幾於昧沒而不調沈迷而忘返乎乃撤廢屋疏朽壞築垣入十四堵為堂三十七楹僦工於孟秋壬子藏事於季之丁未復采舊名勝日中和人徒見其堂之成而不聞其費且勞歎其室之美而不知其意有所寓余嘗造侯要余觀焉雖無異時凌虛鶩遠壞異絕特之觀然華欄邃宇修欄曲檻崇廣靚深亦足以摠雅思而滌煩襟視故有殊而猶取昔名者侯欲存前賢之意而施於政事者願將有所推本歟嘗謂中和之名實自威敏發之威敏昭陵名臣立朝率率有奇節然其治杭專以擊斷發適為能故有取於中和何耶抑其外雖若凜然使人畏且憚而其衷剛毅近仁自有得於連化之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要道歟君子之所存眾人之不識也夫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若中和推而見諸行事通百世而無弊此乃職北面之治者所當務也矧今府為翠華駐蹕之地昔者開封尹之任王尊為京兆行縣還奏曰疆不凌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若尊此言固尹京之惜也豈必專尚鷹擊毛摯為治而後愉快哉先是王襄為益州刺史欲宣風化於眾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皆賜帛蓋中和之詩雖以頌刺史而實以美天子故宣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然則侯之所以拳拳於此者豈特以為政化之經術抑亦天保報上之義歟本朝尹京多用名儒以翰林知開封則號省府學士不旋踵必擢丞弼祖宗之世甚重京兆之選蓋如此雖今昔異宜然其任為華劇而不以輕異者則今之用侯亦猶異日祖宗之意也宜侯自厲於猷為以圖報於皇家希蹤於往哲夫豈一日而忽忘之哉重故以所得於舊聞者而併書焉侯名時侃字仲和今以司農卿兼知府事云

僧契嵩遊南山記

由山之麓而上不步許則東趨

石門抵於積翠亭由霽雲亭益東至於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於叢林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背而上抵於發幽亭視錢塘城郭若見諸掌由發幽亭而東至於白雲亭由白雲亭之東厥往枝分所往皆入乎茂林修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陵層崖履危磴至於山之巔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眸子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偏南走湖上高眎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麓至頂巖洞宵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飄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效靈于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雖樵漁豎子莫之肯顧培塿邱垤尙恐不得與之爲比一日爲好事者所開闢而發之太晚游觀者於是推高是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其石者至於名聞京邑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游故有來江東者不到南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屏山以爲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於世與俗輩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材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像人倫不亦偉乎可觀與夫石山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謂一遊無以饜吾之心不若柄其陰藪常游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於此日必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沖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冲寞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嗒然若在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爲游者也

秦觀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峰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見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口雪齋而公去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篆其名并自作詩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矣杭大州也外

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木之勝其俗羞質
朴而尚靡麗日事佛為最勤故佛宮綦布境中者
殆千餘區其登覽宴游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
雪齋則人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於天
棄餘以為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於天下斥其
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而公所
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於其地以
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為恨
焉宜又游龍井記元豐二年秋子自吳興道杭東
矣山北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晉寧遇道人參寥問龍
井所遺籃輿則曰日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雨開霽
林閒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竝湖而
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靈石鳩得支徑
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晉寧
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
隱顯草木深鬱水流激悲鳴殆非人聞之境行
二鼓始至聖壽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羅處約靈隱寺碑記以天地體也乾坤用也乃還
紀文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可以終動故以靜而為本是以境得之而為勝地
心得之而為妙道斗牛之下有郡曰錢塘浙水之
右有山曰武林居山之寺靈隱其得境之勝地乎
居寺之徒曰禪侶其得心之妙道乎觀其羣山環
倚一峰中斷平湖鑑物洪濤駭人雲生若趨石怪
欲語陸羽記云東晉咸和初有梵僧慧理由天竺
而至歎曰茲山靈鷲之一峰耳何代飛來乎所攜
白猿復識其處眺彼古地同乎新豐繇是金布其
田寶裝其利憩蓮花之石翻貝葉之文洞深有天
巖垂為室晉宋已降賢能迭居碑殘簡文之辭勝
蠡雅川之字唐大庾六載復大壯焉謝亭歸然袁
松多壽五運之季國霸為錢雲構之規則又過矣
繡桷畫棋霞罩於九充藻井雕楹華垂於四照修
廊重復潛奔濺王之泉飛閣容堯下拂垂珠之樹
風鐸觸釣天之樂花鬢搜陸海之珍有若碧樹花
枝春榮冬茂翠嵐清籟朝融夕凝呼猿峰閒卧龍
日老會漢南王籍彼土宇歸我昌朝雍熙二載郡
之四眾請月禪師為上首師印可禪那深得其髓
越明年春僕自蘇臺抵杭郡弭蓋靈鷲濯纓冷泉
山光洗心松聲娛耳貞珉雖揭好辭未刊余斐然

者也月禪師伴文其事噫節彼靈鷲莫茲吳士秀
極而為萬狀翠鍾而成一色乍聳而還趨將翔而
卻屹豈造物者奇詭其勢與心而符契哉不然胡
為不違世咫尺若在溟滓俾仁者樂之其得靜之
理乎矧如來密印由飲光而傳達磨摩由達摩而付南能厥
後代有宗師競分支派太虛無狀而楞嚴謂三界
忽生湛寂本如而易義稱萬物自動故眾生昧如
如之性住我我之所執指為見瞪目成花不有導
師孰為法眼若言真於妄則二妄斯同破有歸無
則一為法眼若言真於妄則二妄斯同破有歸無
為妙有雖揚眉舉目則當體涅槃三界四生則惟
心境界棲禪於此者殆庶幾乎偉哉是境也其將
以靜為君乎是心也其得本來無物乎所謂天地
之體乾坤之用體用無碍水波圓融故若境若心
以靜寂攝實觀之妙乎或曰以茲山得靜之理斯
不誣矣言飛來之事何其怪哉余則曰怪神之端
子真不語者也第以力垂大教翼戴衰周俾季世
之人信道彌篤是以取爾嘻太極剖而為天地遊
魂變而知鬼神豈非語怪者也因不自揆而書之
猶季路之率爾也碑而銘曰靈鷲一峰飛來竺乾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非夸娥負神妙難筌非巨靈擘化功自然誰識其
異慧理明焉翠微之前曹溪之禪隱不為俗靜本
乎天四時羣籟萬古寒泉因書貞石用紀千年

明李旻西湖復石堰記

武林諸山之水匯而為西

金二門之城下瀕湖數千百家為稼為圃為池以
蓄魚皆湖是資窮民用釣弋網罟之類衣食於湖
者不可勝計餘波所及為六井為清湖河達於運
河城外竝湖之田千頃賴以灌溉湖之所濟利太
約如此白樂天通石函蘇子瞻築石堰所以錘其
源而接其流用意深矣石函之流細故曰藏水一
寸可溉田十五頃每一復時可及五十頃此蓄洩
之節度而溉田之數也若石堰則所堰有霖雨暴
漲不使驟溢以常流其餘入於運河雖有霖雨暴
漲不使驟溢以常流其餘入於運河雖有霖雨暴
壞堰而易之堰固不可偏廢也後之人不深惟其
而不啟旱則啟而竭之或謂因取貨焉為之病數
十年餘茲矣宏治丁巳監察御史吳君一貫巡按

浙江以興利除害為己任予告之故君謀於都水
主事姚君文灝亟欲復其舊適安福胡君道以進
士來知錢塘縣事遂以委之胡君詢諸鄉老相與
求之故蹟地勢測水下平定其高卑之準鳩工琢石
不日告成瀕湖上下之人一旦獲享舊日之利而
除其害莫不懽忻鼓舞頌歎功德堰成羣咸告予
請書其事於石以示久遠予嘗以為樂天子瞻李
長源王巨川諸君子皆古今所稱偉人其才識宦
業類非尋常所及其在郡必汲汲於西湖者豈以
游觀之樂足以動其人哉亦惟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特加之樂云且數百年來郡乘書之民庶歌之
詩人賦客題咏之至於今未已蓋惠利之溥於人
心自有不能泯滅焉爾後之視今猶今視昔然則
石堰之復其係於人心之思當何如哉千郡人也
樂為斯民道又濬治西湖說杭州之有西湖乃武
之是為記 又濬治西湖說 杭州之有西湖乃武
漑田養民之利郡志載之頗詳宋元祐乙巳蘇公
子瞻知州事因見葑水成灘湖淺涸募民開掘
葑灘即傍湖山麓所及築成長隄以隄東蓄水漑
田作減水石堰比白樂天所記石函加大以殺西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來水勢因以漑及瀕湖之田且為湖水蓄泄定規
又為三石塔聽民分界種菱其下隄之西亦聽民
分種菱菱收其課利為濬治西湖之用當時言者
劾其志事游觀公私無利然近湖小民實得便利
沉湖水西來其勢高城二尺辛棄疾所謂決之可
以灌城者是也今有大隄阻遏於前陂池羅絡於
後用是水勢舒緩無復灌城之害蘇公之意深且
遠矣其後呂惠卿繼知州事墮蘇公所為隄岸
然為小民之業猶不廢焉至咸淳間洪濤潛說友相
繼為安撫使修復蘇公舊業自隄以西遂為民間
恒產如岳王墳供祀田蕩五十餘畝皆是當時所
給其餘瀕湖六里之民有產者三百五十餘戶分
門不啻千家廬舍相接桑柘成林墳塚纍纍林木
茂密且皆財賦重糧自宋至今未之有改洪武三
年定湖蕩正糧每畝二斗七合為則其抄沒官田
多至六斗以上有之十四年加辦綱毛是年始造
黃冊各收入戶十九年又復丈量編號小民男女
萬人養生送死身衣口食公私所需無不仰給於
此近成化十九年巡視都御史劉敷按察使楊瑄
用杭人通政何琮之言會同都布二司臨湖查勘

凡宣德正統等年圍築報稅者一切鋤而去之稅糧百三十餘百派之隄西有產之家代納迨劉揚去任其人仍舊圍築而不納稅糧莫可窮究況湖之為圖與說亦止言六橋以東蘇公濬治之處只今三塔猶存而葑草久積復成平灘湖除水淺澗之時宛然洲渚橫互湖中有司不能開掘去蓋數成之業折毀貧民之廬舍發掘久葬之墳墓千家嗷嗷哭聲振野仁人君子可不為之憫念耶若云遊觀則隄東湖面千數百頃亦不為狹若云溉田則今之湖水但欠深濬若云接濟運河并溉及上塘之田則昔人雖嘗有此言然未嘗深考地勢而浪言之爾杭州穿城四河東南西北城下水門四處各有所委與西湖不通出城之外乃合運河各河今名菜市河者本從海鹽仁和水本自有餘城東大河謂之塘其市河合西河出武林門北通崇德百餘里謂之塘其市河合西河出武林門北通崇德百二里洋洋水勢寬廣幾與湖等與西湖相隔數里

錢塘縣志

紀文

美

西湖石函所泄但入新河至壩而止石函所泄至下湖古蕩而止雖東有小河又有清湖三閘兼有二壩不知何以接濟運河之用又上塘北之下塘以猪圈霸視之高幾一丈不知湖水從逆流入何以溉夾河之田斯二端豈聖主之成規成化所行近年之明驗可不熟思審處而率意為之邪况事有次第則民不知擾作事謀始則後無悔尤今徒使無知之徒喧嘩不安有產之家情於作業而有司告諭再三未得要領亦獨何哉蓋必有其故矣如云勢家侵佔必有主名冒納稅糧必有其月皆可查究而知治以正法其誰敢不服乎使當其事者果有誠心濟民必先掃除葑灘深湖水查明稅糧一切次第行之是與白蘇諸公之功業亦復何異何為致此紛紛云也昔王安石之行水利不恤人言呂惠卿之壞蘇堤怙勢妄作當時怨之史筆書之後世議之亦既有明鑒矣倘欲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以繼先賢之功業則鄙俗之說豈無萬分之一助乎哉

楊守陳游天竺記
杭多名刹天竺為稱首久欲游
弗果成化戊子秋復過杭杭僧

司都綱顧本源遺徒廣無外請游時余友御史魏
孔淵翰出宰邑余弟守陞赴會試守隲守隅暨余
子茂元應鄉試皆次於杭刻期同游是月廿有七
日余六人者皆乘肩輿行湖光山輝交映無際金
刹畫鷁隱見於松筠艾蓮之表鍾梵與笙歌之音
聞作合人耳目無少暇拜岳廟度行春橋所謂十
里荷花者程盡矣又西入山路頗廣且夷然益入
益深奧寥閨第見古松離立拂雲外聞澗水與松
風交鏘鳴而已越集慶寺望北高峰彌近由陟岐
靈隱寺寺靜潔幽勝然昔稱五亭無一存者睹其
高峰勢若飛舞巖壁奇峭乃昔西僧謂自靈鷲飛
來者即天竺山也其下有澗梁以片石飲其流冰
齒是謂冷泉澗旁入呼猿洞深且寬傳昔有猿可
呼就手取果亡久矣轉而東一門榜曰佛國與山
僧同至下天竺見泉無跳珠者訪流盂翻經諸亭
臺但蕪址耳天竺荒寂類之於是盡所謂九里
松者始到上天竺詣白衣觀音殿啟檀閣眾寶光
奕奕射人僧為口數手指以示客小朵軒面石壁
峻峭松蘿垂陰天香室對乳竇白雲諸峰若平障
前拱空翠欲滴寺之勝止此然諸刹依城者雜於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綺麗喧囂雖濱湖者亦不能無惟此則幽邃靜潔
之極宜其為稱首也室中布觴豆談笑久之僧請
雷詠山中余以都綱與其徒皆能詩乃取曲徑通
幽處禪房花木深十字為韻在坐八人人分其一
餘二韻俾其徒惠廣德綱分足之且詠且觴樂殊
甚回憶前數十年欲遊不得遂豈山靈固滯之以
遲余昆弟父子具在與
傑友高僧同樂也耶

王洪遊西山記 吾鄉多佳山水最勝者曰西山西

郡城不半舍遠永樂己丑夏余請告歸觀友人孫
孟博金士傑謂余茲山之遊不易屢也乃相與策
蹇從隸僕由北郭循湖堤折旋而西上寶石山登
浮屠氏塔羣山屏列湖水鏡靜雲光倒垂萬象在
下而漁人釣艇往往若鳧鷖出沒煙波浩渺間遠
而益微僅見其影東望羅剎江若匹練新濯遙接
海色茫然無際而吾郡城正值湖江之閒委蛇曲
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樹木雲蔚佳氣鬱鬱盡在
眉睫之下行未甚遙便得殊景益健遠興又西行
二三里拜岳鄂王廟周旋墓下古木離立悵然者

久之又西經行春橋逾集慶蘭若始至飛來峰下
地志稱虎林山而浮屠異傳以為西域靈鷲小朱
峰飛來者蓋西山第一佳處也其高不逾五六
丈巖石鬼怪特異若憤駭若隼立若鳥喙若豹
若蛇遊若綦置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
木木幹筆直枝葉碧色不假土壤根出石外冬
常鬱鬱然丹葩翠蕤蒙聯絡種種殊異不可
狀其下巖洞若曲室玲瓏相通中外鑿僧佛像
白石脈出滴石上作鏗然鳴隱隱出洞久而始
有寺在山趾日靈隱有亭曰冷泉澗經其下始
沸激久乃徐流白礫布底坦然平瑩跋石激波
骨爽徹又西不二三里許至下天竺寺寺住持
上人具禮邀款遂同行上竺石路夷潔蒼松兩
若翠羽蓋列左右人行緣陰中清風徐來暑日
燦遂遇古春名宿泊篋上人茶話久之薄暮還
伯珪所觴小朱軒脫帽坐石壁下林壑陰翳萬
岑寂蒼然暮色自遠而至山風飄飄徐動林木
應溪谷閒以幽鳥其韻逾遠令人蕭然有忘世
志明旦由故徑東還願瞻白雲橫瓦四山北峰
圖止出其半日影照映茸茸如白綿可揭而取也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噫余遊四海久矣嶽之秀者泰岱衡華水之巨者
洞庭彭蠡而名刹高士僧勝未有若吾鄉俱美者
吾徒樂而忘歸也先遊之一日大雨如澍孟博士
傑與余俱不克遂余亦慨然賦詩有不妨三日雨
一為靜山川之句及是天宇慨然朗霽山水增秀
草木亦津津然有喜色而迎者咸謂殆非偶然不
不記也故書之同遊者余弟淵執役者黃郎阿總
也約而不至者張懋升秀才也是歲永樂七年閏
四月一日也

夏時錢塘湖山勝槩記

凡稱山川之形勝自京師

杭為首杭以錢塘為首然錢塘所以稱首勝者以
內抱湖山奇偉秀麗之美兼有居民富庶知教之
風為吳越一都會也分野在斗疆域則揚州形勢
則自天目龍飛鳳舞歇落江湖鍾靈於人物古今
不之距江為險橫空列城城有門十鳳山候潮當
其南永昌清泰慶春當其東艮山武林當其北錢
塘湧金清波當其西由城而西出湧金門舊名豐
緣行三十步許至西湖環三十里宋號放生池萬

頃一碧水天上下朱樓翠黛畫舫笙歌遨遊古今
晴亦美雨亦奇非窮陬僻壤一邱一壑因人而顯
者比湖之中有三塔塔之下有三潭淵淵沈沈而
莫測其深澄澄湛湛而莫盡其狀魚龍變化鷗鷺
浮沈景自天開風月無際有非廣寒水晶宮之喻
可擬也又有孤山山出水中盤結偃伏最為奇絕
故上有四照閣竹閣報恩院廣化寺延祥觀太乙
宮帝師殿皆迭興而迭廢今惟白樂天金沙井蘇
子瞻名六一泉井林和靖墓于古猶在水西雪北
月香水影晴光雨色之句至今傳焉今郡守胡侯
復建三賢祠以祀樂天君復子瞻知所重矣祠之
東有斷橋北有西泠橋皆跨湖而建橋通裏外湖
漁樵耕牧謳歌之聲不絕晝夜濱湖東南有學士
港花港柳浪等景相接水雲沿湖之勝則自豐樂
樓始在湧金門西宋楊靖建趙安撫增高外瞰湖
山上攀星斗宮設酒沽極一時之勝後為撓政者
罷之樓之北有環碧園宋之外園地連柳洲今併
為僧寺又北有玉蓮臺舊名一清以種白蓮賜匾
玉蓮云樓之南有靈芝寺錢氏故苑宋建依光堂
於此飯僧今堂廢寺存又南有聚景園值清波門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外宋阜陵致養北宮於此今已蕪圯門內則連吳
山十廟麟次萬井星羅藩臬衛府贊官學舍文物
儒冠茲不暇以悉舉也門外則接萬松嶺西過長
橋車馬絡繹釋橋之北有內司之翠芳橋之南即方
家峪倪胄之勝景甘內侍之湖曲三園比儷今皆
為墟方家峪有劉陳二妃墳墳皆建寺見存寺之
南則有慈雲嶺由嶺西轉則南屏山松篁交翠形
如象捲狀若屏開後周建淨慈寺今名興教居五
山之列上有宗鏡堂下有千佛閣羅漢堂居左鍾
樓居前為十景之一案山之外有雷峰錢氏妃建
寺造塔久為劫灰西有藕花莊高僧聯楚芳塔院
拗焉自淨慈而西至法因寺路歧而二一接蘇公
所築之堤堤互十里以防澗水行者便之上有六
橋下各通步一日暎波二日鎮瀾三日望山四日
壓堤五日東浦六日跨虹橋覆以亭堤開桃柳芳
草鋪茵芰荷簇錦景入品題尤多其間又建先賢
祠昔享鄉賢三十四人又徙湖山剏雪江講堂水
仙廟及西湖崇真二道院布滿芳隄而無隙地則
其當時民物之阜風俗之美政教之行槩可想而
見使惠卿有知則含羞於地下矣一自法因沿山

而行至南高峰峰自五雲山際天分壁疊嶂層巒狀若奔走飛舞湖中望之超然秀麗獨出羣峰浮屠七級上簷霄漢巖有捨身臺鉢孟澤巖有五顯廟龍王祠致禱必應其麓四出一由前洋嶺過大慈山至虎跑眞珠二泉南出龍山進龍橋抵六和塔常江而止一過慈雲嶺登雲臺出包家鳳凰秦望三山多有吳越南宋故跡過者莫不嘉錢氏之克忠而恨秦賈之誤國也今建風雲雷雨山川壇爲國祀典并報國勝果天龍龍華諸寺遶焉一落石塢煙霞二嶺嶺有楊梅塢石佛庵水樂洞泉如樂聲故名下有玉岑山對高麗寺界六通法相二寺出東嶽行祠越栗園梅園紫紆二里景致無窮皆山川毓秀於物也一落西湖過大小二麥嶺大麥之上有蘇軾王瑜題名東至丁家山北有黃泥嶺小麥之上有顯靈廟西下飲馬橋南至風篁嶺上有龍井幅員盈丈深不可測有龍居之禱必興雲作雨昔有方士葛洪煉丹其山今創龍井寺於山之陽西接演福寺寺有辨才塔蘇子由爲銘風水叢聚溪流而東入湖路轉而北過胭脂嶺至大普寺北出九里松東過行春橋接小新堤天

錢塘縣志

紀文

罕

澤土穀廟路通慈院又由普福西過集慶寺月桂峰下有閻妃墳迤西入佛國山張卽之書扁筆妙入神自下竺過中竺至上竺而止上竺則觀音爲靈下竺則古跡爲勝三竺之間雲影天光泉聲松籟岑寂鳥空香凝鍾靜耳目心神之會覺其迷極其樂者豈不超三界外乎歸路左合澗橋過龍泓洞有飛來峰又名靈鷲山與三天竺一脈聯屬至此而盡故上有巉巖下多空谷謂之飛來者妄也相對有靈隱寺規模宏壯爲五山第二兩山之閒有冷泉亭泉可濯亭可憩樹林陰翳九夏而暑無侵樂天云有虛白見山觀風望仙四亭今皆無所考西有呼猿洞猿去而洞漣靈隱之後則北高峰秀出諸山支分上竺盤折七十二灣麓衍二十餘里旁礪起伏至武林山而歇其靈鍾於五顯神通外境畝向者甚遠山之腰有半山廟西有韜光庵庵極幽靜可以藏修唐有僧居之亦不成果而去山之麓有上下永福寺相鄰天聖薦福寺相對又西過永定庵靈隱高僧塔院至石人嶺嶺過西溪復轉北山路過白樂橋沿澗而東經徐神翁雷院北過桃源嶺路通法華山嶺之南有青芝佛牙二塢

秦亭靈峰玉泉三寺玉泉之水溢出溉田膏潤數里大旱不竭為一方之民利由玉泉路轉東山至棲霞嶺上有紫雲洞嶺之北有黃泥潭嶺之南有宋中興名將岳鄂武穆王精忠廟宰木蒼蒼春秋祀亭干載不磨廟東新紉鳳林寺舊有永壽寺毛妃墳在焉葛嶺之間有四聖觀東有瑪瑙寶雲智果三寺寶雲中有葛洪初陽臺智果中有道潛參寥泉葛嶺之首有保叔塔寺名崇壽樓閣憑空軒窗來月金碧相輝於湖上勝有葛洪坡翁事蹟為此山之偉觀也後有巾子峰如巾又有石瓶山知瓶塔之下有水月園南有大佛頭相傳以為秦始皇纜船石今僧家改為佛像面臨湖際寺名大佛此亦古蹟之一路有過街塔今廢東有德生堂碑存此即宋時放生處也西有總宜堂張侍御園扁皆御書亦當時所重東下石函橋跨街為梁上函湖水下溉民田樂天所建千載利焉北過馬塍土宜花卉地連府社府稷郡厲二壇金祝靈衛忠臣之廟實祀典所係石函之東有昭慶寺則戒壇所宗寺之左右皆古玉壺園先得樓柳林雲洞之址此錢塘門之風景湖山至此而一週勝覽則無窮

錢塘縣志

紀文

望

也音人撮奇摘要為十景命曰平湖秋水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峰落照南屏晚鍾麴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峰插雲要而未盡其唐宋諸賢雖有題詠今多散逸所謂地搜勝槩物無遜形者未免有遺珠之歎昔吳淵穎寓南海尚作山川記况予生茲而長茲今幸以稀齡蒙恩歸全於茲安得無一言以鳴風土之勝哉尚望博覽君子是正焉天順七年菊月廣西左布政使致仕夏時以正記

都穆游寶石山記

王戊戌秋八月既望予至杭望西

夕翫月其上故人周學諭與予自山之陰而登酌元學士黃晉卿讀書之軒俯瞰全湖一碧萬頃而吳山前據類屏障然其若鳳凰南屏之山萬松慈雲之嶺又皆蜿蜒迴拱欲趨而先其東則錢塘之江瀾漫浩渺極目無際而西陵諸山出沒煙霏翠靄間誠天下之絕境也夕陽既沒明月在軒山姿水色倏焉而變予情愈豁飛觴痛飲巡闌忘寐蓋不知夜之幾何恍然若置身廣寒清虛之府樂可

言耶余性好月丙辰中秋嘗玩於揚子江之金山
每誇於人以爲平生奇觀今復玩於此殆造物者
之不吾靳而亦豈易得哉夫湖山月色千古常新
第以人情之異故悲喜隨焉前乎吾者其賞與否
其悲與喜固不可得而知也

吳鼎西湖桃柳記 宋蘇子瞻守杭日旣浚西湖築

餘載翦伐衰耗可知已今上登極之十一年侯官
王君爲錢塘縣令循行故隄歎曰仁侯之迹也而
湮廢至此乎間課民樹柳若干桃居其半君過之
喜曰是不足想見東坡公風流邪好事者寫爲王
堤桃柳哀諸賦咏識去思云往予從君觀隄上余
請君數所樹籍而藏諸掌故禁後毋樵伐君不予
應今過之屬桃柳盛布而君去溫恭合德不復可
從凄然舊感頓令人思封植嘉樹以毋忘遺澤邑
中父老子弟孰不如我而奚俟禁之制哉又安知
後之人不續樹以紹君美如君之續樹紹蘇公者
邪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言君子患其身無以
示民毋憂身後變置其法也昔者君不我應有以

錢塘縣志

紀文

聖

夫有以夫君去之明年爲嘉靖十六年其夏五月己卯朔故民吳鼎記

楊應詔游西湖記 西湖在東南山水奇絕甚爲吳

計促弗獲盡游歲王戌夏四月日余自北還游湖
上訪萬松書院於古城側時地雨甚乃沿錢王廟
過慈雲嶺入天真以雨弗獲游湖上也次晨乃遂約
與藍輿來逐人余歸夢寐游湖上也次晨乃遂約
趙謝勝楊諸子復入錢塘沿柳洲亭北眺望諸子
談湖中之勝西過昭慶寺遷萬善橋而入詣戒壇
見羣僧童童然而立聚語猶若受戒者復出西上
登寶石頂絕高處見長江一線眉角間因坐石幄
附雪氈毼瞰錢王箭斜插西石罅上尋探大佛像
層巒絕壁濯足沁雪泉讀誅禿賊碑文罷又南去
復越斷橋見智果瑪瑙刹躡躡湖次余同諸友過
孤山弔林逋之墓見老梅樹挺立放鶴亭側傍有
獨鶴悠閒啄菱芰仰空而唳余復訪樂天四賢祠
因語錢塘近被倭夷兵火之後州牧郡守若四賢
惠澤民者幾復轉石磴下過新建陸宣公祠見偉
麗閎壯甚余睨其祠左傍空地尤特聳曠敞清絕

余聞西湖古稱歌舞之地自宋元來儒風道化寥寥倚移余昨與諸子所言萬松書院於此可乎中吃宮牆傍仍作顏樂曾唯二亭儼若子在川上而浴沂風雩咏歸之氣象轟然於前可掬庶他日人心有所興起歌舞之境或變為弦誦之鄉於西湖尤倍加一勝徘徊松岬久之迺迤西洽橋謁武穆侯廟轉墓下見精忠碑碣燼燼雲漢赫人心膽而奴檜三老奸姤容腐態長跪階下余憮然嗟歎欲書余前所作侯碑陰跋以補金陀顛天遺編故事不果復沿山澗入陸行道三竺佛門見松篁夾路水聲瀾瀾然移時至積慶寺訪理宗遺像無存尋跋涉久始到海上仙山諸友各倦矣余乃獨坐飛來峰側見諸洞窟玲瓏余穿巖隙入恍石乳垂垂墮佛大士諸像星列其上石青紫有光每窟穴處雲濃濃然起不覺神怡氣釋此誠惠理所云西天竺第二峰者不知何年自海上飛來於此石畔溪流激入諸友已集靈隱余續至劇飲問寺僧橫溪上人者究唐駱賓王吟詩之所在北高峰下余亦跋蹠不能至飲罷至冷泉亭題詩壁上因與諸子話往日外檜地藏和尚之事雖涉野史荒唐莫可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據然亦可見天理人心神鬼報施默定有不可逃者冷泉亭上有一泓悠然余遂沿石泓下復至前飛來峰所因詢所謂呼猿洞者在荆莽中道狹不可步迺同諸子坐石筍屏畔於是遍歷三天竺法界見兩山腋道陵竹磴磴角立余乃至白雲堂瞰所謂古流來觀音靈跡復訊夢泉亭雙檜軒宋光宗駕幸往躅皆莫辨余急訪下天竺靈運翻經之臺見臺葑蘇剝蝕繼至三生石上盤紆山徑乃下級葛仙公泉水甘冽甚復取道後湖小徑去由曾子齋瑩兆左折下迤六橋遙望南屏諸山龍翔鳳揭與湖光掩映平沙淺渚間崖氛夕靄頃刻千萬狀水禽翩翩往來而雷峰塔隱隱天畔余因與輿人訊于肅愍公葬所遺事欲從八盤嶺高麗寺往酌之弗果乃徑至淨慈訪孫太白舊隱高峰深處坐蓮華洞曾憶往時與方伯李古冲宴酌居然亭談仙姥酒墩諸勝次晨潤溪雷子復來邀飲六橋上獨與諸子遨遊道上豪談劇論潤溪子曰不知前亦有入如吾儕今日游樂否余曰昔鄭少谷殷近夫與孫太白月夜吹鐵笛作軍中樂於此相與歡甚因劃然長嘯漁謳酒舸恍若鸞鳳之音自南

北二高峰下少頃天風颭颭微雨至余與諸子徑
取蘭橈由中流造湖心亭小憩自余壬辰至茲湖
上今幾何時而湖上之人物臺榭不知其幾變更
王圖伯業琳宮梵宇倏忽邱墟盜賊干戈相尋紛
擾不已夫天壤閒一抹之外皆為長物惟飛雲野
馬天真道妙與吾與子俱形於前者為無盡於是
復於諸子痛飲浩歌洋洋頃又紫陽洞記余過錢
之日日落湖水矣迺大笑而別
吳山嘗一陟紫陽洞之勝未悉也歲乙卯冬至錢
塘時積雪盈旬余沿岳武穆于肅愍四忠節祠西
上穿小幽徑轉北林行雪中抵其麓坐石坊紫陽
洞天上旁睨有小石堵門予排石入之則見林竹
峭穿中有石池泓然樵者曰此野鶴僊鍊丹處也
池水清寒中有菖蒲池後有采芝園以雪弗果往
遙睇前石礎突出有一石類鹿蹲其間余亟往
趨之雪峻峻落余乃復循石堵出憩歸雲巖見飛
靄流氛從巖洞中出沿側石罅徑東山欲訪野鶴
仙祠迺呼道者新澄偕往坡松磴汎巖雪遡古瑞
石洞未至洞少許則見傍嵐岫巉巖石乳垂下奇
甚洞深窈紆邃余仰晞巖竅上劃刻有光古壁苔

錢塘縣志

紀文

器

刻模糊游玩久之出又沿石梯前始至祠拜野鶴
遺蛻瞻其像清矚而飛逸真若羽衣自海上西來
顧道澄曰此鶴何年復至乎乃循庵側復穿洞傍
圻出行不十步許則又見亂石層巖自草樹雪中
騰踔出羣走西逸不可以億計若初平擁羣羊東
下余驚異行且顧方追從之忽又至一山巒洞口
傍大鐫曰朝元路迺捫蘿徑至其側見兩岸咋削
壁起中微一線路天光隱隱頂忽一黃木跨其上
狀若石梁然余欲梯之足叢雪中數尺許不能進
返至小蓬萊衣履交經矣道澄延余至列仙堂已
謁老君遺像出余擁石欄仁觀欄側有古大樹數
十株并余立時林外雪紛篁竹灑灑然有聲猿猱
跳且呼俄又若笙竽交奏天花亂落渺不知此身
由崑閬玄壺蹕而東也俯視錢塘一抹萬家玉宇
玲瓏舉首羣仙在空中招之不下余心益奇甚復
自迎真橋東去不數步稍下見石扇中開余轉而
出兩巖戶絕類傍有大獅石蹲踞不暇顧亟往迎
真島訪弔徐洞陽遺跡見洞門鄰鄰雪已淤而封
矣不得已過月波池謁紫陽至望江閣徙倚忽天
風蓬蓬與江聲從余肘背後東來歛吸風日不可

辨余亟命道澄啟玉虛樓趙孟頫聶大年等諸碑誌讀之稍久下至見巖雪稍已開霽乃披青芙蓉展憩左右盼而懸石露奇紆怪鸞驂鳳翥補衣石則又獻萼於前與歸雲角峙景益清神益逸直若人冰幄中覺寒益甚徐起躡石屹屹危且墮群游者咸在下駭走嗟余曰天游子可謂判命釣奇者矣余自補衣頂望笑曰余方欲摩龍鱗將虎鬚以補衣非判命能耶時天已暮又與古瑞石飛來石接余興益劇復欲取道躡之不果乃據青芙蓉頂傍徨四矚道澄亦余從吮遙江掬重湖晞三吳之全壤喟故宋之遺宮悽然狂如遡不已道澄曰子何感慨如是余笑顧道澄歎曰嗟乎子知此石撐揭乾坤幾何年於此而其閱世豈不多耶方錢武肅擁兵下吳越據此高宗南渡國江南一時山川文物何如無論錢封宋社乃張子陽平叔徐太師丁野鶴之仙跡亦又陳莫可詰矣而少保肅愍禔伍諸公嶢嶢何往眼中所觀者惟野馬四時寒暑之運孰隆施是而其伏也無窮其賞也無盡其精靈與余俱亭列于前者不可磨滅迄今焯焯猶昨日餘者安存耶

錢塘縣志

紀文

巽

顧璘萬松山開石路三亭記 萬松之勝以石石乃

靖庚寅璘長東藩適觀察使池陽汪公瑠樞使台南李公節同在三司休澣登焉顧瞻羣石蒙翳埋汨標見而秀弗逞乃相與歎曰地有材而俾弗見非吾黨之過與於是乃議疏抉之役召吏鳩工厚之直餼斬荆棘蓬蒿凡延蔓為石障者去之必盡然後平險通碍蜿蜒石間因高卑為之徑夫人始得步觀焉見石之端偉壁起者若正人立朝巖巖然有不可犯之色磊落廉隅陳奇獻異者若眾士布列効其功能其瑣屑參錯四散不可窮者又若方聚羣分物物各安其居也嗚呼勝哉翌日寮佐諸公林壑高逸咸來賞視又相屬曰功則偉矣非有臺榭為游憩之所則迹少而徑將荒安知來者不無前之蕪沒乎眾皆曰然於是相地面勢作三亭焉路自書院門西而上達山巔畱月巖凡若干丈又自山半而下達圭石若干又前山之亭日振衣璘作後日口口汪公作李公作於山麓日口於時僚佐竝一時勝品或謂與地靈相感會云

田藝蘅遊北高峰記

由法華山之南龍岡蜿蜒猿攀蛇折三陟三降可四百丈

許凌虛拔峭孤聳碧落者曰北高峰蓋言峰在西湖之北而最高也其下為靈隱山茲山名稱不一以其為神仙之別圃也故曰靈苑以其為許由所稽留也故曰仙居又以其草樹鬱葱而多虎豹也則曰虎林南唐避諱易虎為武遂以名郡亦猶姑蘇虎邱之嘗易武邱而此則訛而不復者也是其來尚矣山自僊霞嶺而來纏徽歷嚴結局於杭如龍遊千里而獨角昂霄如蚪飲長江而怒顙注雨真錢塘之天柱也其陽石級而登者三十六灣勢插太虛影浸明聖禪宮星列都會天開其東則渺渺茫茫蓬瀛之勝可數其西則隆隆隱隱龍鳳之氣猶存其南則屏以重山而羅剎斜遠其背其北則闕以大野而舉亭逆峙其喉廓然四顧迢然長笑襟攬天風心空海宇何如其樂也憶昔癸卯秋八月十八日與臨安高子世道輩同來望湖踏月而歸今已戊午矣以志在山水若余者十六年間僅僅再至又况朝歌暮鼓彩輿畫舫於六橋楊柳中者誰肯更於物外著腳耶斯遊也在禮為裝賓

錢塘縣志

紀文

巽

之月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謂受天地之時名山大川登高能賦是謂修大夫之事駱君伯父不敢勞其筋骨坐奔蓬窗是謂老安之敬沈子邱子季父莘弟半途而返不欲強其力之所不能及是謂各得之心蔣子充子久方錫之足力均強窮躋不怠或兄弟相好或賓主相投後長徐行一倡三和庶幾東南之美允稱花萼之才而余小子則感舊興懷歎金蘭之久寂撫今馳志悲城郭之新殘又莫非禮義之周於事隨時變者也是於政涉之頃而寓禮義之周於燕弈之微而著風教之大豈復流連無節沈湎自廢者之所可尚哉記也者疏也言一一分別而紀之也以地則當載以善則又遊五雲山記乙卯秋可述也故書於品高之藏史又遊五雲山記八月二十四日余寓西井李鄴侯祠與徐弟導鄉約為五雲山之遊適余赴酌吳子宗河家而徐子亦訪盛子汝誠遂寄宿法輪禪寺越日丁亥將乘輿獨往未及登輿會黃子惟岳吳子于明來訪聞之躍然遂聯輿而出出湧金門而南過靈芝崇福律寺故址蓋近為防盜所焚也折而西南由長橋過淨慈

禪寺道經大慈月輪秦望諸山直登五雲山絕頂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許高數百丈五峰竝峙迴
出雲霞週迴可十五里逶迤而上凡七十二彎其
半分建二亭以接足力最上為真際院梁普覺禪
師道場俯瞰長江曲折東下沙渚迴伏間風帆烟
艇若鷗泛鳧翔出沒無際定山浮山諸峰羣奔赴
壑若渴虬飲江而龕楮兩山對立海濤中逆之東
南奇覽展眺可盡院之前有天井二覆之以亭舊
稱大旱不枯僧言甲寅秋亢泉源亦竭取汲山下
固甚艱也飯罷舉酒數酌共借徐子之不與佳會
甫出院百步而徐子肩輿追至相對撫掌與亦劇
矣復入院投齋移時而返坐第一亭北眺西湖如
露半鏡雙峰髻聳足下江湖之勝此其兼之復登
月輪峰入開化寺振衣六和塔之第七級塔燬已
久中存宋理宗真武像康伯可等彙寫佛說二十
四章李伯時觀音像俱石刻無恙又入大慈山遊
定慧禪寺漱於虎跑泉味殊甘列顧囊有佳茶借
日暮不暇煮嘗也少憩亭上誦蘇子瞻詩及宋景
濂銘未終篇為僕夫催去過發祥祠遊淨慈禪寺
闖五百阿羅漢像閭麗為五山之冠餘不及遍歷

錢塘縣志

紀文

畧

投宿於蔣公廟眾謂斯遊也夜雨新霽秋氣正清
盍登賦之明極江山之賞雖日出而往日入而還
所樂既已多矣宜為之記又遊寶石二山居記余
以續遊史余於是乎書之隨一小奚奴荷雨蓋灑
遊寶石山之又二日信宿中河復避張揮使之燕
迺曉起謝諸客獨與錫之隨一小溪奴荷雨蓋灑
湖而西過大石佛院由智果寺觀參寥泉問山左
小徑得山居路夜雨初收露珠在草披榛亂莽衣
履沾濡屈折而北始達智巖此智果山居也山上
人肅余入素屋明窗俯闕湖水獅子峰正峙其前
而籬門苔磴自成小景上人高雅接談如故疊出
茶筍兼供齋食為之坐留許久索筆題詩而去仍
道余登獅子峰獅子峰一名巾子峰皆像其形也
去地百餘丈孤石凌空亦可百尺傍有圓石甚巨
浮閣厓上巧於落星坐其巔已去寶所浮圖三倍
晴色蒼茫江湖掩映視昨所見更超曠也由峰北
遵山背鳥道而西過錦塢至寶雲山為瑪瑙山居
其下即瑪瑙寺僧真定留茶問葛翁井所在迺指
階前古井曰是也泉甚甘冽但誌稱在寺西南為
稚川投丹之所而初陽臺今近在山居之右或此

亦煉泉也振衣登臺卽山之巔耳仙翁修真時於
此吸日精月華蓋四望高明纖塵不到信靈區也
旭日正升烟嵐盡掃松風竹露清徹肌骨世慮都
已消寂病軀更輕因笑謂方子曰儻有玄鶴飛來
便當卻君翱翔碧落矣子幸勿援後翻方子穆然
許之西踰葛嶺達妙智庵故宋牛將軍香火院劔
門關畔皋墓尚存會陳子安伯陳子虞人方子
同里相與茗談少頃遂偕遊棲霞紫雲二洞棲霞
多奇石而穹窿夏屋丈穴通明紫雲則平章懸空
孤柱斜撐若將覆者涼風南來淒陰逼人不可久
處由洞南而上有孤石甚奇嶺之下爲精忠祠謁
岳武穆王墓轉而東沽酌民舍遊鳳林寺寺中環
峰堂近改祀陣亡宗將軍而下四將以僧兵百餘
人配之大息再拜夫將官死敵職也彼僧者絕親
逃世禁殺度生而迺爲此及禍雖三生之業障未
除而驅之糜爛者故都督萬民望實爲之也死難
不下數千人出家者尙其戒之哉然近世遊僧太
多奸盜百出填之鋒鏑殆天意也使在惠遠靈一
輩當不至此耳又爲之軒渠復灑湖而歸昭慶則
招飲者已再留檄同侶足而俟余苦病酒不能

錢塘縣志

紀文

哭

更入市矣抵家日已銜嶺餘輝在案筆研塵積拂
楮書之以記浮跡題止稱二山居者重初遊也丁
巳夏四月二十一日

虞涪熙重闢華津洞記

華津洞者僻在方家峪蓋

城隅沈氏曰尚沈而沈以驚熙家障其幽宅故有
仙人某臺屬何氏山四圍視北邙守塚數十家邑
子火葬者與若不時葬者慮捍網子金錢許委骨
津中津以塞前和纍纍多於積石鮑魚不能亂其
臭時享入餒見輒反走守塚家餒而蕙餽枳漿及
其婦子矣熙數過爲掩目歎曰噫乎悲哉大陵積
尸之氣此其升乎獨奈何不令仁君見也今年秋
侍兩邑侯行艦胡侯問雲嶺奇石熙以家山對因
具言狀湯侯曰嘍胥迺敢伴應我下檄收胥胥對
簿事在教前原之第令界骨掩叢塚凶器盡出沈
魄行峪中無方相氏居民疑有厲熙修瑜伽祠焉
湯侯益命竺僧覺此軍持之水難焉麟空景入不
祥斯祓於是靈津吐華洞室延雲哈岬嶙峋奇石
截漢森森接嶺而上無異胡侯指矣乃湯侯滌夷

風懸日月埽梟獍狐狸之穴以分人鬼熙安得私
福地如冀王也者請納地而地之左願置守障幽
宅如故湯侯許焉具所頒禁令中夫掩駭埋嵩元
澤也摘伏發姦神智也移風易俗大化也祛疑抉
冥生安歿寧未措得藏已厝得形孝之旁錫也青
禕時薄黃暘退飛惠鈞政行上像下嬉昭侯度而
迎貞符之大寶也尊斯美者即驅五丁踵康樂君
子不以爲泰况僅復舊觀乎洞之闕於胡侯成於
湯侯熙佐三老爲之役湯侯名本京山人命
錢塘胡侯名澄武進人合仁和並壬辰進士
郭子章文昌祠記今宇內祈禱祠文昌君者其槩
典祀劍州梓潼君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
亥僖西符入蜀神屢擁護宋咸平中神殲王均招
安使以聞詔飭祠晉王號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於是介胄橐鞬之夫爭禱而祀焉有因其縮文柄
而祀之者說在化書神累世業儒刻意竹素帝命
掌天曹桂籍凡士鄉舉里選祿秩爵封皆隸於神
於是射策甲乙曾文龍虎之士爭禱而祀焉有謂
神佐南斗注生祀之者說在眉山蘇氏其曰張仙

錢塘縣志

紀文

祀

者神本張宿婁胎張氏入蜀稱北郭張生也張弓
挾彈者神本張張本皇帝子揮始造弦矢不忘其
初也禮男子生懸弧矢又祀高禰禮於所御者帶
以弓鞬授以弓矢皆祈男之祥也蘇氏以玉環易
彈歸誕軾轍爲宋名賢於是世之患無子求有子
者爭禱而祀焉顧總而命之曰文昌何也文者精
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竝居以成天象也象似戴
筐星有六一日上將大將軍建威武次二曰次將
則主武事三曰貴相大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
司隸賞功進爵則主文事五日司命則主人間似
續生滅夫星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見於天文
昌所居鄰於斗魁名曰天府又星之最鉅者其能
役使羣動受辭祝史有以哉武林湖山梵宇充斤
獨未有祠文昌者萬厯十三年御史大夫溫公鎮
撫於浙拓故集慶寺隙地祠之溫公爲諸生夢神
示以赤黃懸幟而登第後夢神錫之璋告之名而
生男故公祀神惟慈已乃釀貲聚材并力鳩工始
十三年九月訖於十五年四月祠成六年子章來
督儲於藩祠僧普秀丐言紀之予惟神忠孝文武
之跡鏘洋化書夫人而知之本本原原未易窺測

子涉內典讀文昌大洞經首日靈風太和玉音流
精至哉自然誰識玄文寂寂無色永劫無沈茲非
文武之根苑忠孝之橐籥乎彼鑄而祠者欲斬遂
謀斬獲則亦非神旨矣夫橐籥介冑之夫未必皆
郭李韓岳也神毋張逆幟毋敗忠謀甲乙龍虎之
士未必皆孔顏曾史也神毋翊浮薄毋右隱怪弗
無子求有子之說未必皆玄鳥壇石之誠也神毋
絕伯道之兒而蘇繅鼠之葉毋餒羊舌之鬼而應
塗高之識詩曰嗟爾君子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章之所禱祀於神者以此而系之辭辭曰
青陽啟胙孤宿佻瑞是生帝胄熙秉神懿赴赴金
咨瑩瑩玉粹流形吳會學道潼水神人相之昇以
如意如意一麾威震九地武堪夷亂文足范士為
臣死難鏘洋忠義救萌康國婁朝褒勤七曲不騫
兩劍竝峙騎箕聖窟鎮星黃石彼烈者疇振古再
幟於赫靈風上應文昌座隣魁前象將戴筐六府
是司天垣之綱乘參麗井炳炬鳳凰大於萬化九
十六生風動星搖靈武維揚鐵均鏘曠力埽欃槍
縮文籍桂顯遂善良無嗣弗者祈有者慶南斗助
靈媒官嘉祥神留宇宙廟食侯王句吳分祠虎林

錢塘縣志

紀文

季

焉卜彼濫司馬獨虔尸祝迺立宅集慶之隩基
肇古利發祥天日右寧飛來左抱三竺允文允武
以似以續天開紫微放慈巴蜀大道無言化書則
或真諦扶教為世證覺體含玄黃色判清濁不為
上曜不為下黷虎符龍券光又李維楨記而北踰
靈如昱貞名標輝千秋膏馥又李維楨記而北踰
九里松走靈隱天竺道也集慶寺縮轂其口寺創
宋理宗朝割寺一隅而為文昌宮則自萬厯間今
御史大夫三原溫公始祠後故齋閣毀於毒龍僧
普秀新之而御史中丞瀛海劉公以其廩首事觀
察頴川陳公禱祠有應鬻閣下石而屬不佞記之
蓋太史公天官書言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名
為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蜀人所謂張亞
子戰沒而成神唐玄僖兩宗入蜀神隆相無患害
則所謂上將次將之說也化書曰神世業儒上帝
使主仕籍則附會貴相司祿之說也或言神故張
星而為張氏子其先為皇帝揮造弓矢挾彈射諸
物不祥者使人宜子子壽考則附會司命中之
說也此其說經生所不信然萬物之精上為列星
明則為人而幽則為神保章氏掌天星志其變動

辦其吉凶定其分野以觀妖祥散食於地而祭之名之曰布是寧無義而盡以為悠謬不經乎瑤光為雀為燕為蝙蝠玉衡為鷄為兔為桃李為椒為荆房為馬機為麟樞為感為鸞為驪火為烏虛為槐夫物有然而況於人乎說之箕尾敷之少微白之長庚朔之咸光之客卻之句陳荀之德畫一策而太白食昂出一言而熒惑退舍此其著者也而何必文昌之不為張氏子乎舜肇十二州禹更為九四岳九官十二牧人則典司政本翼襄主德出則總領諸侯經營四方內外不綺勞逸適均考張星分在三河而文昌無所不屬以文昌應張仙駮歷中外豈天垂象而二帝則之為岳牧建官式耶神蜀人而饗有越祀魂氣無所不之也夫何疑焉不佞又考神在周為張仲是吉甫之良友而周宣王之名相也吉甫伐西戎儼狃勤勞著在西北而仲坐論黻辰者使宣王任賢勿貳得盡吉甫之用內順治而外威嚴周道燦然中興仲無智各勇功而功名實居最多其應惟呂孝友總百行總三才一以貫之矣文昌之七十化義當取此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即以當列宿今天下齋明盛服承祭其

錢塘縣志

紀文

至

誰曰不然如流俗所傳神有慚德是為淫祠何以聲靈聃蠻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也不佞從陳公素越游二十年矣古人有言清如玉壺冰直如朱絲繩公足當之諸郎君十歲以下衣布食蔬夙興夜寐伊吾聲達戶外人罕覲其面屬小恙叩神輒應其奏假在屋漏言動之先矣不然武林縉黃之宮香火填委者無算而公獨廩廩昭事文昌也不佞故略閣規制經費與登覽名勝不書而特為著其文義如右神道設教儻此類乎

王在晉西谿探梅記

出錢塘郭門西行十餘里為

石橋平度高望山岑峻嶒峻峭樵雲野叟攀岡躡磴影如黑子東壁奇聳翠容嫵媚愛玩久之馮君黃君都閩庀具拉我同儕時有黃小儀貞父班荆列坐浪謔劇談僧貢茶芽菜甲椒湯胡餅食未厭足吳方伯本如以行筐攜白粲餅與寧憲副鶴寅相向飽殮淮南竇方伯獨從後至紗巾鶴髮余紹帽毳裳煖涼各別人坐大噓是日為正月下浣初辰寒風刺骨王生冠若冠衣若衣自知無可噓也

出寺而逕行過麓莽古梅成叢斜枝勁幹為百年
老種白花平鋪散玉綽約幽芬瓊林瑤島晶輝不
夜近之泠泠清涼沁骨遠之的的景動人昭華
之珍延喜之玉樹頭璀璨色相超塵山凹林菁粉
香撲鼻十餘里遙天映白如飛雪漫空六花亂舞
經行之處茶林風細蕊蕊生馨桑枝軟柔梅竹間
錯北山之背地面岑寂大勝山前車馬蹄躅此間
得一邱一壑真足結廬遺世靈隱諸峰亭亭透出
而向前羣玉如帶擁腰圍翠岫成行綠衣垂棘北
山之勝勝于此矣再行十里許及永興寺門境遐
僻林木蕭疏竹欄花塢透迤斜徑煙雨萬竿猗猗
有斐小渚當前有梅林數畝苦蕾盡吐暗香入殿
撫長貢佛前正是楊枝甘露點滴芳妍一池止水
明同澄鏡花神煥發可避山間風雨安得世上埃
空清致絕矣轉入禪堂綠萼二株挺然森秀橫斜
疎影透露芳心珍幽文鱗磧碾綠緜琳珉青瑩玉
顏翠骨以此人壽陽粧則嬌紅嫩綠粧成粉黛又
不似林間純白為雪花遜讓三分登樓一眺淡月
朦朧在太湖石畔矣僚友鴈行露坐飲酒盡觴折
瓊林以為羞精瓊糜以為糧老僧干竹根抽筍淺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烹佐飲味極鮮新又聞小池中青螺為祖師點化
頭頭無尾頭陀取螺送覽果然則已入錢塘志為
貞父所登記矣跡余權武林行盡谿山之勝而西
溪獨為流覽所不到蓋永興去城稍遠而武林人
鋪陳湖山佳麗未有不說山前而說山後者遊人
之所舍為山靈之所秘以此較孤山當為和靖先
生所誤識野鶴飛來可與青螺並歸點化矣
賦詩數章興盡而返貞父之佛慧寺而宿焉

龐承寵重復天池寺記

天池古名刹也伏虎禪師
時與真濟雲棲始創鼎立

自乾德至今歲月屢遷風雨蝕中雖有余知閣之
捨宅衛將軍之修募隨興隨廢勝地久湮五雲一
脈幾付之寒煙衰草閒矣至我
明隆慶五年蓮池師行脚南還愛此地岑寂結草
跌坐虎患息甘霖沛土人心感靈異相與荷鋤負
木尋雲棲故址而新焉一時縉白視雲棲如化城
求息滿足而至者徧宇內而天池不越一二里猶
有志未逮也蓮師示寂山將易主徙為丘塋諸紳
義協體師遺志共捐俸三百金贖山還寺構椽禮
象金碧互輝復成三刹憶自伏虎開山沈銷三百

餘年而靈山如故重觀莊嚴嗟哉廢興雖有緣劫
成敗亦繇人事伏虎興而荒山闕蓮師起而雲棲
新諸紳義而天池復豈偶然哉茲山之復也有異
焉山入民家幾欲開夷惟古伽藍神百計移之不
動豈伽藍神戀此一塊土蓋三寶遺址天龍呵護
空中法王費幾許護持以待今日因固前定神有
先見也當茲梵音初播五雲復集天人合慶律戒
重嚴馬鳴可以幽讚龍樹藉以求虛不可招澄什
于山西邀林遠于江左稱一時之盛歟顧盛者衰
之兆履霜之慮諸紳又為此山計久遠而共請予
為之防予弱冠喜靜理叩玄談寂時與名衲揮塵
此心常在毘邪摩偈之鄉向曾飯依蓮師拈指開
悟于是為天池守院約司院二僧撥自雲棲主啟閣
專香火朝規夜課悉秉夙條山糧花息盡屬雲棲
香積苾芻祇受成焉臘盡交代無久住無專主二
院如一家然其有任情廢戒倚勢作奸妄思變更
者有三尺法以佐韋馱杵擊約嚴矣規立矣予更
有說焉成如累山毀如燎毛非堅那伽定力終始
貞之何以燈燈相續若利那無主千劫難銷山崩

錢塘縣志 紀文

水涸乾坤亦壞矧此尺椽寸瓦哉願二院首座各
堅心力貞功九半躋法界于無終無始中不為塵
劫侵毀斯伏虎猶生蓮師如在諸紳義
協俱與不朽若勒言盟石猶其後矣
劉夢謙雲棲免役碑記 稽夫雲棲之初建也配眞
獨雲棲以藜林冠國中者有蓮大師興復而震旦
之也方師之卓錫于此止一廢基結草廬危坐且
夕山多虎師息之時苦慙師沛之士人驚異相與
爲登登爲馮馮經之營之輪哉與哉嗟乎山川之
靈耶師法之靈耶抑諸伽藍神之呵護使然耶梵
宇告竣緇流駢集藹足傳食者始以百計終以千
計豈皆向空門求食云爾乎蓋重師之戒律嚴而
熏修素也師雖逝數十年諸佛子遵之弗諉故人
人欽之然本寺無業向無一人疏募於外日用齋
供皆資于四方諸紳士及檀護因而諸紳士聚謀
日糧來於外皆喜捨自來固不勞而至薪產於山
舍近而求遠不亦拙且勞共捐資鬻山一十七頃
餘捨寺以供爨給則是寺無業而有業有業而受
業之累焉里役之派擾所繇來矣若輩亦無深仇

伎不過耽視雲棲為奇貨計欲日後包攬需索之
預謀耳清淨法門豈能堪此俱欲捲單星散悲哉
彼獨非善男子何不發菩提心耶諸紳士觀其
成不忍觀其毀貽其利不忍貽其害共懇予行于
下邑申之上臺勒石永杜役擾予欣然樂從事
為之轉達各憲聰賴蓮師戒香恒馥慧炬嘗明得
蒙督撫董批雲棲禪誦精嚴夙稱勝地柴山出自
檀施豈任踐更准立碑恤免母容擾詐繳按院左
批雲棲一寺准永免雜役他寺不得援例繳左藩
憲李批准勒石仍候院示行繳右藩憲王批仰照
院示行繳總憲蕭批雲棲禪寺歷多年所戒律清
嚴豈堪里役相應如議一切差役悉與豁免勒碑
垂後永著為例仍候院詳行繳帶管糧道龔批仰
候院示行繳守道路批雲棲戒律精嚴委與諸判
不同允宜勒石免役仍候院示行繳兵憲龔批如
詳勒石免役繳遵蒙各上臺不謀而同俞允畫一
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業已取具里造永不妄扳里
役甘結依准附卷訖仍行錢塘縣入誌永免著為
定例子復追述前事俯示來茲敢有奸里冊造狼
貪未遂別立支科另生巧弊或將他人之產而暗

錢塘縣志

紀文

番

埋之或將別甲之糧而飛灑之許指名稟究自有
憲法在斷不為爾稍貸其在寺諸僧亦宜念念禪
門勤修是務依法座聽習為心則擁護有功梵
音可錄矣古刹不朽蓮師不朽諸紳幸甚予亦幸
甚文王輔雲棲免役入誌記 武林山之南朔琳宮
雲棲於今為烈訪茲寺者或沿江許路入梵村前
有七佛寺為之接待或循山麓徑繇天竺後得天
池寺可以息肩至則泉迴峰繞隱然藏于松林
竹徑間耳見坡陀巖谷則曰士淨境幽洵一大道
場也上東岡登寶刀隴則曰聖義泉涓流源之所出也迤
邐中峰壁觀之旁則曰聖義泉涓流源也盤繞西
岡迴耀峰之下而觀金液則曰此與二泉鼎峙為
三者也人人自以為知雲棲嗟乎若豈號為知雲
棲者哉能知基之繇廢而震興乎能知名之繇異
而復同乎能知天池之繇離而復合乎能知寺之
幾將廢而終有乎請備陳其顛末自宋僧志逢築
室五雲頂號大扇和尚因虎遁伏世稱伏虎禪師
錢武肅王為之建寺五雲山之西塢而雲棲于是
始興矣嗣後漸次凌夷梵宇傾圮故址徒存越數

百年而蓮池師興師諱株宏字佛慧別號蓮池雲
水南旋駐錫草廬馴猛獸格甘霖氓庶翕然埽磔
誅茅披蕪萊恢故土奠新宮殿此雲棲之繇廢而
復興也宋英宗治平初易之以棲真蓮師始入梵
山識為棲真及聞山叟埜樵嘗以雲棲稱閱咸清
臨安舊志則雲棲者昉自乾德矣師遂以雲棲名
仍民便也大復古也一時市埜景羨如太史董君
講其昌祭酒陶君諱望齡者皆為之記石碑有繩
纜此雲棲名繇異而同也向雲棲配真濟天池為
三刹雲棲既廢何有乎天池師方徐為興理適告
寂矣居鄰恃以必不可復基址盡剝入民家惟一
極小伽藍百計遷之不移尺寸矣越諸君子共相
愕異倡義助給直者如響構椽塑像贖山產統之
雲棲歲撥僧典之始非不二法門新舊基址共計
一十七頃有奇紳士慮為編役僧不能守懇之前
守龐業經刻石此天池之繇離而復合也士信樂
其成奸里幸其敗陰懷睥睨藉口徭役本刹諸僧
唯事重修聞役擾而駭散向非諸紳士力懇劉郡
守詳請各憲臺俞允勒石永免不幾更剪為榛莽
耶此寺之幾將廢而終存也人人自為知雲棲人

錢塘縣志

紀文

雲

人不知雲棲興廢之繇嗟乎若豈號為知雲棲者
哉既記之碑仍載之誌始保無虞寺僧是以抱無
窮之慮隨有入誌之請余繙閱前案詎以眾譽為
譽謫厥戒律視其祝頌實迥別他刹時師之存也
主法席正義革訛明心闡性契法究禪超越生死
置有戒疏發隱緇門崇行禪關策進彌陀疏鈔等
諸法寶流通於世存而說法寂而說法今昔未有
此雲棲之所以大振也此天池之所以稱復而伽
藍之能降異也於乎盛哉伏虎之後師其人歟百
年廢之一人興之嘉師行實仰師遺風故諸名人
巨卿俱尊崇為蓮宗八祖也然今觀之雖億萬阿
僧祇俱有限量而雲棲獨休烈于無邊者歟允宜
載入郡邑誌庶寺役永免師名益著於後相與不
朽云

徐嵩雲棲免役入誌記

雲棲梵刹甲武林經始于

大師師之行深證果不可思議固無容于誌若
迺官殿之壯麗僧眾半祇園而禪規赫奕戒律森
嚴歷百年如一日師之法與其籍尤足千古至其
贍僧薪水之費擅越捐資拓地拾有柴頃薦紳先

生虞其徭役有擾清修言之當道不啻再三俱得
蠲免亦既勒石可垂不朽矣惟是邑乘未卽紀載
諸紳猶鰓鰓焉慮之徵言於予以入乘雖然乘以
人心而久耳佛在人心常輪轉而日增輝蓮師證
佛最深沁人心者最篤精靈遠護當有邦之仁賢
繼起循卓接踵祇太子輩出行且廣所不逮而永
所不磨總屬人心所不容已者奚止蠲此數畝之
役云然則雲棲蠲役之久不在石不在乘併不在
子言而在人心也惟主僧之嗣此寺者第能長遵
蓮師清範係屬人心將雲棲之垂不減祇園與天
壤俱互矣

錢塘縣志

紀文

五

雜文

王世貞定浙二亂志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僉都

御史來視浙師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
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遴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戰
功餉資至糜縣官廩不訾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為
裁縮然猶日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
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
孔為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允費稍及兵餉於是給
事中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
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
於兩臺使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
郡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合予錢自如乃
洵洵為惡語冀以恫喝止吳公而吳公益持之堅
願僅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
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構其黨噪於治餉僉事
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闌人幕府吳公匿他室跡得
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狀兩臺使來為
請命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腹削狀以庫金二

錢塘縣志

紀文

七

干為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黠魁與他黠者
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母殺人母掠財出人必妮隊
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使曰吾二
人實為之請受法他無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
公謂知其狀姑好語慰藉之莫敢誰何而具其事
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
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選悞則兵益驕而他鎮
皆脈決擊振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令至鎮撫江
南上谷皆以談笑掃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
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以勒還里候勘公既拜
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公候代於蒼雲問亡何而市
民復變作杭十萬室五民蟻集幾與馬翊扶風埒
邇來文漸密日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柵各
設役夫司扞振諸士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
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
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
卿僑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
守令俱不聽眾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
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
糜且今跨兩檔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

不敢加拂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仕
卿坐他法郡杖而囊之三木諸大猾遂啖眾奪之
亡賴子冀得為所欲為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
薦紳是能免應役者相率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
於是遂破兩臺使者門盡挾其衣裝以出監司而
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
警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即曰發矣畱者二
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
也干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
朔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眾盡毀諸柵及他
麗譙揭長竿裂所掠袒衣幟之哀白刃而嚮臺者
可二千餘且欲拔諸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
出迎謂之曰女曹毋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
矣且女必有苦與甚不平眾乃以司夜役告曰吾
所苦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
者是以前不平公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張其饑
下合除之眾始散去眾雖陽已散而氣益張其饑
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罵
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堂皇草檄喻以禍福質
明而布之通衢眾取裂之剽益甚公怒曰余奉命

錢塘縣志

紀文

奕

戰悍兵此亂民也不討兵胡受戰已而計曰過可
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
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誤夫驅汝死而不使
汝一飽汝甯無快快也今者使汝以功飽不可乎眾
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他勞不汝功眾
汝曹例為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且無他勞不汝功眾
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
請者汝耶二黠魁謝死罪公笑曰壯士故不畏死
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為我倡眾捕亂功成
詎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義終有名今奈何不
合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哉二黠魁亦踴躍聽命
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為中軍俾營兵次之
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約束遂前薄亂民獲
之於菜市橋火場又獲之褚家堂又獲之官巷口
又獲之章家橋皆即行剽所就俘繫纍反縛而詣
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丁仕卿在焉公前已要臺使
者至即訊得其倡謀者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
餘人皆斬梟示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
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為應者甫及
門而遁唯恐跡之矣公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

奉行太過裁股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醞釀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于此者廟議為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于上下公所言諸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二品服色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去急之則或生變假他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於營日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貼然服獨二黠魁者始賈眾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眾以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既豁達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不為煩苛眾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無寢溢往往遨遊塵市間兒子視其人而加武斷焉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既以廉得各營倡亂者各屬春汛復當發七營哨公乃合治兵監司徐君顧君輩建牙誓師南巖而游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諸

錢塘縣志

紀文

堯

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瑜食而驕於眾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橐夫復何言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僂女女自揣當死不今而後當盡力為國禦眾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一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此日城中外吏民耄倪謹且呼曰我輩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矣身山人方卧病緒聞之容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無警矣夫豈唯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噫是役也吾不能他及當浙兵之初變而他幕府迫則為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醉飽倨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一旦悔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疏再上上大悅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

其顧君兩徐君而下遷賚有差而追褫故中丞監
司秩人以爲當云弇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
郎署時從六七君子慷慨談說千古類一世皆有
餘銳焉公獨沈深雅靚藏用不露乃今信之夫市
民之鼓亂也狂刃若蝟公單車直入恬然亡撓色
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
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
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赴浙不佞嘗爲詩以
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真能不負不佞哉詩云君子
如喜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斯公謂矣
童漢臣邑合文公碑 錢塘侯貞亭文公嘉靖壬
蒞治五載政平民安聲聞于朝擢地官郎行有日
矣坊長相與聚于里士人相與聚于學商賈相與
聚于市農夫相與聚于野畱之而不可得懷之而
莫能置也礪石邑門將以紀公之德而垂無窮之
思也咸造予徵文焉余迺言曰吾嘗讀漢循吏傳
文翁治蜀仁愛下士傳之青史公豈其苗裔也何
以繫四民眷眷之思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縣尹父母之職也爲民父母而能舉其職猶嬰兒

錢塘縣志

紀文

李

之繫心於乳母也離之而能忘情乎公之尹是邑
也吾則能言其詳公之蒞治也不峻城府不厲芒
角恢廓之度渺不可測簡節于催科而差賦悉舉
疏目于聽訟而奸宄懾服坦懷率物于士大夫而
請託不行遠跡于士人而有求必應蓋其沈識遠
度廉而不削直而不絞闇然而不露而機智明察
無遠不屆無微不燭茲豈寥寥者所能較量哉兵
興之際有遠于計而病于吾民者每與大僚論列
可否卽有所隨亦且陽予而陰持之嗟夫吾杭當
四方舟車之衝民之疲敝極矣而又因之以師旅
加之以饑饉與不必期眾少期于當厄矧公以深
仁厚澤霑漑吾民者乎是我公之去也民之困于
兵興者日其誰障我疲于差科者日其誰庇我從
情于苛察而視民如草芥者日其誰鞠我後之繼
公而合者其誰能跡其芳躅哉繼不繼不暇論而
疇昔之怙我恃我覆我者又曷能已其無窮之思
乎此去思之碑所由作也公名階

金學曾邑合湯公碑

安陸湯侯蒞錢塘六祀有奇
德化翔布自鄉薦紳孝廉文

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嫗罔弗誦湯侯仁侯今之召
杜冀永怙我恃我會天子特詔徵郡邑治行高等
將臚於銀臺青瑣首徵湯侯弓旌戒嚴且暮趨駕
冀之而不得則思思之而無所寄則雍棠峴石鬱
然興懷而奔走于里問記不佞不佞曩承乏楚安陸
宇焉今侯蒞茲土不佞獲受宇蓋庇在宇下匪夕
朝矣錢塘居虎林郡治十之六七為海內大都通
邑轄軒所營臺府交關伏謁十三三酬接十三所為
坐堂上治案簿計會纔十之三三四耳而牘立案上
如山會稽波屬堂下蹠而伺堂上睨而視如魍如
蟻者日數千百指心不給計手不給裁而侯至穆
然臨之不啻給也侯為人若冲若樸若斷斷無技
至登堂左右顧則豪胥辟易不敢前語若不出口
然至剖擊刁梗獄片言立折如噬膚且日造臺府
迺伺轄軒式鄉閭折節恭謹而毅然無所事板援
板援亦寡及之其讞決無小大不移晷而畢逋稅
無遠近立取辦而不告痛利與無大害祛無細兔
脫鵠起求獲乃已以故不為赫赫名而與民多所
更始民不知勞而安享利其大者如逐蠹胥數十
人驅白役數百人而安享利其大者如逐蠹胥數十

錢塘縣志

紀文

空

而爰書靖置日總流水二藉搜收納給解諸實清
湮沒土田以畝計數千戶口以口計亦數千而會
計明置額教唆者門坐捏誣人命者如律禁橫勾
攝有勾攝輒聽詰人自攝及三老攝之而里陌寧
平反大辟冤者若而人釋久羈黃耆無告者若而
人而狂狷清他如禁興販逐豪埠長驅巡攔關索
人者建常平倉嚴保甲法設火備備火時拜火反
風燬政良法更僕難數而乃以其閒行學官修古
文禮樂之事講解聖諭表章孝烈建文昌閣葺社
學遊藝教讀教以小學孝經稍稍進其俊者為之課
業講藝稱彬彬焉其眎通邑若十室色不啻給也
眎山立波屬若風靡塵沒眎魍蜮若倪孺若虛無
人而士大夫眎侯始若澹卒乃歸真胥吏始若厲
卒乃警明氓隸始若坊卒乃化誠總之則仁心為
質利決佐之芟稗莠察敗羣而良民乃始安堵于
以誦仁侯信仁矣夫不佞讀史循良之吏專美漢
代如嚴使君流血朱戶搖手摺腹左右交口助其
赫赫而頰川次公方且行閭閻布寬和行使從四
方來齎璽書黃金乃不之河南之頰川西行鄴令
凜人於谿谷望之如神鬼而心實畏遠之孰與召

村兩公無他奇人人父母之粲於縹緗卽到於今
人人父母之矣湯侯仁何下穎川民情恃侯何下
召杜今天子奮然特以治行高等徵又何下漢元
康神爵間黃金璽書褒郡邑吏旦夕臚九列也而
鄉薦紳孝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嫗猶交口誦
仁君冀永估我恃我冀而不得且思思而無所寄
且託於不佞之一言而重之千里之幣嗟夫孰謂
遷固而後循良無復可傳者顧不佞非其人耳敬
存實錄以俟惇史侯名沐

虞洎熙朱公碑 江陵朱侯名刺史之孫幼通明幾
聖制不得應神童舉應二十三年

公車之辟出合邯鄲歸倚廬祥而合今錢塘一攝
靈石石作亢桑之祝而會地官之命格天官之命
下羣謾日吾父母之恩天地也何意以名官大地猶
域天則日仰見之不去何思雖然無以示世世萬
子孫天地之恩因礪所伐石屬司動熙頌焉熙自
以故署近侯又所司動動如此願以石爲旂常而
合博士弟子所議於校者書于石蓋侯始下車造

錢塘縣志

紀文

奎

請賓客與中涓釣禮不可則登車將反楚旣而深
惟措茶之後王人何有蒲穀必先王人是求多吾
孔子也且所惡寺人之合爲疾瘠愁民害金應聲
滌地耳茲巷伯賢卽禦人吾保之耗財吾息之彼
癯我斲時無中涓安見有禮中涓令耶迺戒伍伯
毋執符引微逮應逮者人立決訟牒情否情者以
符連牒使自逮不至令三老呼之至則片言折而
傳爰書讀書堂上堂下人知狀頭搶地驚曰吾肺
肺幸襲衣裘冒闖膜見朱侯乃在膚革袒給之外
何也簡罪發寮幕理弗繇承發史發而大辟訟責
居亭主人狀責代書牒者戕誣卽株卒無敢誣愿
民大辟矣當此時胥吏徒隸家誦病其至啐語
反脣曰盍操刀布入市廉吏何可爲也不憂鷄結
乎語以敝緼猶勝赤白蓋侯所逐貪猾吏某子甲
等二一一人桀黠徒隸某子甲等二十九人白衣
出兩觀或楮其衣大蠹盡而狂狴之孫攀者荏苒
之鱷噬者引廣柳車賣弱喪兒者鎔下金雜中金
絕三五之息者私沼西治種鱗而虛眾漁答箸者
一切引繩批根亡疏罔所全活下戶羸弱無算雖
痲瘠不爲創而錢穀之入令戶自委輸門外之櫛

集所分赫蹏月一稽之日稽六里一月而徧所治
之里盡輸納蹏無畱行他握籌立催不以屬胥史
區賦長也上冊王府去魚鱗桑棗之籍十一版獨
嚴藉出入巡環杜侵索沈汨轉徙瓜分之實而已
計可省上下金錢六七千緡所收伏匿田地二十
六頃闕鄭化金臺駮楊周甌脫田地一千五十二
畝置七坊蓄洩灌新舊田萬畝司民未傳之日二
千傳之若入襁褓征之足當闔閭緡錢緡錢之權
分別商賈如卽增權不稱因而召列肆賈親予平
直贍諸司之用無過平減平者曰吾且學吾邯鄲
五均之步於是地財弗滌壞壞入市風之過河膏
雨繼渥民蚩蚩殆不知中涓有無矣侯爲人旣通
明幾聖乎洞視徹聽乃疑于神手握二管朱墨交
落牘山積蔽日俄頃而頽見庭下受事者與魯賈
也時人爲之語曰朱公判禹鼎燦謂走魑魅云而
監司端策咨政或徵草聖問子墨客卿門履交錯
櫻而常寧時署仁和二印擊左右手畫方畫圓靡
不如意才可倍祖挺劉穆之其踔絕如此安所不
凌出人上寧問隸臣然顧愛民喜下士口和色笑
接待甚備居恒十顧熙病不一見反賜安車延入

錢塘縣志

紀文

奎

林與談名理甚歡當其戴星入後長庚出先啟明
米鹽鎔銖並參心目猶月三會遠近諸生身爲大
都授授經義也已懸副墨國門洛誦之孫更師尊
之輒召與鈞禮有冠仄注據上坐者邑童子三千
無足當甘項一顧而品所試讀五日已定讀皆評
隲華渝於牘一再試得斐然者不以幼故降等士
傾心向之至忘故師學使者之尊焉鄉校之議諸
生治易者曰師六龍之二三治書者曰師備九德
帝臣王弼也治詩者曰赫赫温温似之治春秋學
者曰衰鐵在錢塘矣行施考功治二戴之禮者曰
倘所稱事大積焉而不苑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
害深而通茂而有間者非耶合其議見侯之大成
而所由尊經者又以侯身致千金與金選之品絢
素王之官近匹關里遠匹璧雖諸儷官者煥乎同
文尊經之閣尤煒煒隆隆上映奎壁青鳥家言後
數十年士以經義至大官者百十人其是乎因斯
以譚旌德之祠侯所標枝旗而江孺拓地之民附
侯胥種間特搏鍾一擊耳將應金牛明聖之瑞躋
於孔廡列於四子之側哉諸生曰從祀未也侯幼
爲神童宰爲神君神君者天神媪神合符之詞天

地父母之謂也尚祠神君鬼谷子蓬萊伯奎宿之
右而以兩湖畱半壁釋苻與蘋惟吾子命之矣於
紀其勤作祝焉為之歌泮宮其詞曰思樂西泠明
聖之符局金牛叶彼騰鳧我宰我儀荆南之選
景燭辰阿煜流星電旣膚旣敏威如以慈汎淫百
藝茲畢其詞豹變龍游圍靈同帝聿舉鴻章靡遺
其細賦矢弗加狐叢成蹊載懸紫珍精溢窮閭浩
浩爾府泉亭之埒惟辟求金我坊其洩陸藉干畝
沈於歸虛甫田何由惟侯之畚穿則夷之寶則漣
之匡困資無民則賴之爾富爾媿毋輟毋越尊爾
之經賓日朝月多士煌煌曳裾其門郢雪霏霏滋
弱及孫法言則謙巽言則信我父惟師克明且聖
奕奕新廟鳴祝播鞞侯集大成以孚譽髦既作泮
宮洽之西矣言采其茹有江離矣帝命賢侯六太
是宅何以禮天奠茲蒼壁綠綬青絃在朝會弁降
神于岳藏神于淵神之聽之賁墉之表不鴛不痺
不闕于天峩峩貞石視峴
之陽百祿千福侯世彌昌
黃汝亨化灣閘碑 載德吏不敢為奸下合流水沃

錢塘縣志

紀文

畜

焦潤稿所興除不可勝紀惟是茗溪居邑之西偏
通灣閘者北注徑山南注天目承雙流之要衝焉
化灣則閘旱魃則闢以隄以洩詎惟錢邑是賴蓋
三郡邑利病所窺繫重矣矧始于宋涪熙六年重
建自洪武而永樂間數橫決開屯至淹沒郡國入
民流散天子乃勅大司農夏公元吉繼大納言趙
公岳會同三司詣勘修築三年乃竣迨正統十年
復以衝圯民害尤烈邑合葉公宗行申請事聞上
勅少司空周公經再勘議動支廣豐倉米三千七
百石有奇抽分厰木三千餘株築治如故詳碣中
至今利賴之蓋百六十二年無患矣萬曆戊申夏
四月天乃降割靈雨為災浹四旬不休五月塘崩
閘復圯茗水縣注如傾三峽大浸稽天桑田為海
下民其魚屋廬蕩析蒔種亡具嘍號流散徧于四
埜侯蒿目計拯而里諸生徐生懋升率父老徐夢
麟陳墳輩伏侯庭具陳利害狀侯蹙額曰赤子在
溺父母之謂何且一勞永逸筴之善也前事後師
政之經也民將亡命吾何愛頂踵于是單車出郭
門挈小艇行赤曝下涉巨浸凡旬日數臨患所與

父老議謂闢不備塘胡以禦衝衝則易潰何以施
築于是得衍義黃河築堤法用六尺竹筭千餘實
之以石下柱水為兩股中填上而壘之高若干發
公帑可百金庾粟百石父老輩奮身董其事不期
月備塘成舉伏地歡呼曰是溝壑也而登之場圃
父母哉雖然亡塘患水亡閭亡以輸水則患早焦
爛之禍與淪胥等閭何可已侯乃復與父老輩議
閭工必千餘金乃瞻顧民不堪再浚而賦亡出
帑藏且告匱侯慨然曰不聞醫家以血補血法乎
小捐大益先瘠而後肥于是量鄉都之鄰閭者凡
八十里畝派五釐凡若干畝可得九百金民輸恐
後又力請諸上官動支常平倉粟五百石凡材木
伐石繕工取給焉不足則捐俸多方濟之又躬為
勞來將作負畚者靡勸為互而高者四丈培而厚
者五丈闢而疏其兒若口者九尺甫一載餘而閭
成矣父老子弟又舉伏地歡呼曰是役也水無虞
浸旱無虞焦以隄以洩可桑可田非侯疇其又焉
于是徐生懋升率邑父老徐夢瑩陳墳紀其事而
屬余以辭余覽而歎曰惠哉懋哉世永賴哉侯
也而功視往者則倍何者往天子痾瘼下民至勤

錢塘縣志

紀文

奎

大司農司空諸重臣履畝興築而侯隻身肩之往
經費罄司庾粟幾四千權木三千而侯半之往閱
三載乃底績所勸議者再而侯捷之侯利侔千百
年而三善溢于前其人其憂殷其才敏達其風昔人
人深矣夫善無近名侯也亦有孚惠德以規百世民也
父矣夫善無近名侯也亦有孚惠德以規百世民也
碑曷能已若夫請折停徵歲兩行賑活饑民瘞死
人骨四境復業比于豐穰種種德政詳他紀中又
奚綴焉為闡也碑用告來者侯名心湯字純中別
號銘源豫章之新淦人登甲辰進士其辭曰菘水
之灣衝以雙流動決靜齋水旱為憂以塘以閘天
惠我侯身先子來溝壑田疇昔在列祖拯溺揀然
勞苦重臣動經歲年生民其億費亦溢干事半功
倍侯若易焉惟天降割惟帝迪哲百年同功二賢
合轍昔也烈澤國名山永不堙滅
虞淳熙忠節錄序友人徐子出先巨翁錄使序之
運告殂膾風南襲胡鷓突於廣宮璽綬塵於毳幕
胥濤猶壯岳井未澗何渠無一二懷沙自沈之士

以英潔表中原哉而掉狐尾入犬羊之羣嗥嗥北
去若組繫然人心固盡死耶巨翁獨一文學師其
子能委身於火不死於水死之身死心乃故不死
以能圍翰內華構建天宇洗濯腥穢開張人綱今
吾猶及逢之矣夫忠孝何心不死之心也賊臣賊
子載其行屍幾一息不絕以遊於世其為鬼魅魍
魎豈待誅夷之日而苟稱不死所知避不亦岐伯氏
逝闕滅於姦逆之水而火而莫之知避不亦岐伯氏
所謂大惑疾者耶巨翁矢焚溺其身拯萬世姦逆
之命者而世謂謂輕死若夷齊固輕死也耶嗚呼
司命者而世謂謂輕死若夷齊固輕死也耶嗚呼
食人之食者死人之難吾有月餼子若女食焉皆
果然而飽烈烈所寄各殲盡無雷血屬終元之世
勿惜而髮膚所寄各殲盡無雷血屬終元之世
有徐氏子孫非巨翁志矣如是乃真能不死以生
天下之死人故天彛騰贊巨翁之神儀在也良史
列傳巨翁之行履在也我聖祖驅胡蕩兇而一時
諸公題疏摘文闕其誕道扇其芳風是巨翁復讐
之資不死之地在也而後乃今其遺子孫忍死元
天延殘枝以供採蘋之役者莫不皎皎巖巖象琦

錢塘縣志

紀文

奕

崧之節則天之所以食巨翁而巨翁靈願問哉嗚
呼宋虛窮奔妖獨前逼翠華凋委於絕島金紫汨
沒於洪溟浮屍十萬天地無色諸臣有靈相與痛
抱瓶之先識慨赴登之早鑿素車方來對泣井牀
之畔華津聚景尚有人乎徐鬼食而趙鬼餒會我
曾孫黯然銷魂矣徐子修是緣也者能為宋史一
出石渠天祿閒

陳善南湖考餘杭居天目萬山之下苕溪一帶下

塘諸水并瀉於溪不能驟洩以致漂沒居民漢熹
平間縣合陳渾開闢南湖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
殺水勢漸洩歸海原坐稅糧派分各縣辦納逮唐
寶麻開縣合歸姚誓死築塘大功克就及宋崇寧
閒蔡京欲請佃業縣合楊時奏阻之此三合皆有
功于湖繪祀血食各三賢祠國朝永樂間軍民計
移籽粒為田畊之不能蓄水以致決塘漂沒民廬
事聞于朝命尚書夏原吉通政趙居任親臨勘明
前項移糧並無升合在湖一槩剗平成化開土豪
徐杲等圍佔成田巡按呂鍾問罪解京田勒還官

宏治間水利郎中臧某臨湖勘踏將各圍佔湖田一畝陞穀一石每地一畝陞穀三斗每蕩一畝陞穀二斗俱候秋成另倉收貯所築圍埂亦盡掘毀務令坦平意在蓄水難耕實非陞穀也豪民乘此紊佔獲利又不納穀甚為失策正德間水利郎中宋某經行本縣曉知南湖囊蓄天目萬山水勢保障三房竹木折毀通各佔湖田稻穀築隄造閘盡將莫能禁嘉靖十八年豪家徐衢等復行佔據本縣知縣陳天貴申達巡按御史傅鳳翔通判王宗尹親詣湖所酌量水勢議將湖南五畝墜築砌滾壩一所寢盈寢洩徭編壩夫一名看守沿湖立碑永禁侵佔所圍土埂一槩剷平會陳合以遷秩行未底成績嘉靖二十三年奸民張景魁將湖田陰獻戚晚邵氏為護墳田事聞於水利黃光昇邵氏推讓還官嗣有豪軍張洪張鏞託名籽粒告佃廟山頭田七十三畝混估半塘湖心田百餘畝共已二百餘畝矣前此徐衢等侵佔之田轉相貿易夫南湖之濬塞三郡之利害所關奸民規佔為害已甚更復展轉貿易忘非已有乃吏茲土者亦聽其藪

錢塘縣志

紀文

卷

法無忌不究詰嘉靖三十四年縣民葛臣等將前侵佔之害聞于水利道王詢富陽合桂軌本縣令吳應徵勘得餘杭南湖原有上下二湖以便蓄洩今上湖民間佔據無餘惟下湖賴以蓄水又欲承佃不已漸不可長計其原蕩約有千數餘畝近存未佃尚有三之二若不及今修築堰壩囊蓄水勢則貽患居民有不可勝言者矣蓋南湖本以蓄水堰壩不修則洩一洩則涸蓋湖蕩泥深而土沃耕之則為肥田不畊則為茂草故豪民便壩不修樂水速涸其涸也歲收膏腴厚產獨享其利其澇也坐視瀚泮巨浸而不與其害餘杭一邑利壩不修而錢塘安樂鄉十有六里之小民實有剝膚之害也以故本鄉之民先年皆自用財力修築堰壩石易傾圯而奸豪又從而陰決之湖下小民幾為魚鼈蓋此湖乃重利所在而近湖皆豪右之家今不修築堰壩其勢必至於盡估而後已將來無此湖則無安樂鄉十有六里之小民矣故欲息爭訟在夫絕請佃而修堰壩蓋堰壩修則水可以長蓄既蓄水則湖不可以為田既無佃種之利則豪右自不至紛紛請佃而居民亦可免歲歲之吉爭矣

且請佃者不過軍餉而已今查徐後等各侵佔湖田節經勘結承納佃價稅糧及至追徵捏稱荒蕩遷延不納今官湖皆為勢豪私佔而稅糧無絲毫入官且南湖未耕佃之先國課未聞減耗南湖已請佃之後軍餉未見充盈奸民藐視憲禁侵佔不享其利而浙西三郡均被其害也近因羣奸欲決開滾壩下流居民哀鳴于上事下所司查勘乃用耆民費錢洪等議要將壩加添三尺免致水往南來保全三府田地仍照原議先將馬澗水灘二處內外深塹趁時填塞厚培塘基毋合坍塌其滾壩後加以水利道所定東池可用大長椿木釘入實地然傍隙地召募勤實農人管種免其租稅責合看守塘壩如有奸人肆釁盜掘洩水者即便呈縣拿問申處以警其奸又於湖之東北隄及五畝塍一帶立置石碑二十上刻察院禁諭永遠不許侵佔敢有倚勢恃豪仍舊圍田蓋屋者許諸人首告照先年奏准事例從重問治立界遵行是故思患預防勞身焦思當事不避居謗不疑一洗積弊以垂永

錢塘縣志

紀文

矣

利毋使陳歸揚三君子專美于前誠有陳幼學浚望于當事者庸書以俟見杭州府志南湖說略昔子輿氏之言井田也自經界始南湖可得而浚也彼邱同知置勿道矣即傳院所定界亦非完璧故論四至則如土人所稱安樂洞霄雙白苕溪者宜定也而後可以議湖湖之畝一萬三千七百餘履畝而縱橫丈之合之於里湖之里六千六百餘里而周遭丈之合之於湖而後可以議塘築塘應先核南上田某人占如于地某人占如干督以某官責令照數運土就彼東西西南北之便積之四至如誌所載高廣丈尺而止每積一層築一層無合卑無合窄無合疏而後可以議南上下易南上十倍第合去田之塍與池之埂而已乃為奸豪游說者又曰南上塘如是其遠也而僅僅合有田者與有地者丈尺而築之不亦勞且費乎幼學謂南上膏腴也諸奸豪不租不糧種之幾百年所積厚矣合之分築非過也誌不言藉其家乎律又不云強佔田地者徒乎設免其罪不廢其家第合築斯塘也猶寬政也彼如曰此我祖父業也

請問此輩之祖若父曾從我高皇帝受授否彼當無辭彼如曰吾曾官佃也則未有高皇帝之南湖而縣官可令民私佃者彼當無辭彼如曰吾曾兵餉也且無論兵餉有無未聞有高皇帝之南湖而縣官可合軍私佃者彼當無辭若猶有辭也縣合以三尺從其後彼當無辭若猶有辭者如永樂間例請於朝朝必有才力官一員專董而務浚之工完之日請於朝如宋家故事此後合餘杭者務有修無壞方始量移如是將南湖永永為皇明有所裨益國計民生非小也幼學憩餘杭兩日夜聞餘杭人人言如是彼士著當非浪談故識之是編之末亦子輿氏所云大略也若夫量諸豪之力之所不及而議工議財終附心湯此湖工則有待於潤澤之者見南湖考

錢塘縣志

紀文

完

七百四十畝五分一釐形勢最高力難驟濬惟丈量六千九百四畝三分荒蕩五百九畝五分八釐一毫立為定基基以定界界分四至以一畝會計工力之費則逐畝可以算人工限時日眾心各具一必開之湖未有不爭先用命者若曰上湖當復法也而勢不行也與其併力而圖未有成之功不若小便立基漸次進步俟他日物力充裕一併恢復未晚也夫疆界定而興作可舉則錢糧當議矣遠御步不前未有興作動眾而費費不先具者也今固稱拙乏乎余聞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觀一遇蓄而至虧租賦厘蠲助者動幾億萬則費小而利大何苦不為矧以三郡復一湖猶百夫而挽一車蓀不任者據見在查究侵佃田地價銀及花利銀所濟無幾此外則如三府縣倉穀或無礙入官贓銀或加編錢糧必先期設處查解杭州府儲財備用然後不為無米之炊耳錢糧足而揮霍可施則人夫當議矣無一議人夫夫人情好逸惡勞每難慮始况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以所懼投所惡即使知為逸道之使不樂赴也然而子來之民息

藻之士豈有他奇以要之不過熙壤為利耳今錢糧既備工食可給則當有坐派之常夫有召募之應役酌議每日餘杭安樂鄉十六里派夫四百名錢塘欽賢等鄉派夫六百名使有常趨事而後召募繼之汰其老弱畱其精壯俱發委官置簿稽查惟錢糧則須縣正官親散以杜刁剋財裕夫集何事不舉而後可議委任之人責成之要一議委的以行射則罔不赴矣仗劍而行誅則罔不懼矣今浚湖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指授方略稽察勤惰有臂指相使之義焉附近縣正專之錢餘二縣水利官或添府能幹首領一員分佐之風力府佐一員半月一次勘覈之而本道總其成然佐領耳目精神亦難周徧又當二縣各僉耆老十名分領夫若干名各置一簿每日將所督過工程登填查考勤者獎惰者罰鼓舞趨事竣呈詳本院分別賞罰夫人心競勸而後可議勦立之規消土之法一議規制夫規制者非立形勝後遊覽蓋期一勞永逸為三郡垂永賴也湖下取土土將日積即不憚于挑運安所得空敞之場以置此土計莫若將

錢塘縣志 紀文

幸

沿湖所溶者置湖濱堤傍因其勞而增之使高使闊至中央則相水勢之迂迴由南向北築一橫堤中分三橋境用大石蓋砌而傍種樹以防餘土傾圯而西湖六橋之制通水道便行人往來其積土多而無用者擇一隅空缺處堆作邱垤則土不難于消運而水亦有脈絡之可導矣湖後工成民生有賴而後可議善後之策一議善後夫事固難于經始而善每墮于守成今日之湖已非昔日之湖焉知開于今日者不可復塞于異日乎惟立不可移之界石樹碑道前築不可減之滾壩官募守役嚴禁吏書賄佃之弊遷徙丁徐盤踞之奸盜掘而重懲之無憚富豪年久而小濬之無狙偷安而公帑無計每年湖中有水或可收取魚鮮等利少助疏濬修築之費但此湖向無專官管理致啟奸豪占佃該縣典史空閑加以看理南湖名色以此註考殿最亦責有所歸耳湖在餘杭而利害關切本縣下四鄉故附錄云

邵重生靈隱山下錢塘縣西部都尉治考 或問 鄺道元水

經註言靈隱山下有錢塘故縣有之乎曰有之錢
王時術者說王以靈隱為宅未必無見杭風氣所
鍾在此地秦始置縣何疑或又言既有縣則人物
所聚飛來之勝當顯于古而不顯者何耶曰上古
之時風氣未開人文未宣今觀諸洞皆陷土中未
為好事所發可知又問漢書西部都尉治下有武
林山故志皆言西部都尉治亦在武林山果否曰
此或未然西部都尉者乃管武事備海之官漢大
守亦有時兼之文帝時治山陰武帝時治錢塘且
靈隱之地漢時不過一草縣若備海則統轄浙西
豈有僻居山內之理正在今城北乃古近寶石山
平地也曰此漢書明文子何云然曰人自錯看漢
書爾今即以漢書會稽郡下二條為子證之漢書
錢塘大字下註云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
出此行八百三十里東入海人之泥之者此處也不
知此條西部都尉治當讀斷言西部都尉治在錢
塘也武林山另起言錢塘之山水也觀下大字回
浦注云南部都尉治是言南部都尉在回浦也又
上大字餘暨註云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是言餘
暨之山水也將漢書正文看二條極明或又日子

錢塘縣志

紀文

圭

言固當矣縣徙去不知于何時可得聞乎曰錢塘
縣之名已被王莽改為泉亭縣光武惡之既反正
復舊名錢塘建武六年先省都尉治又廢錢塘縣
後數十年不詳何時復縣人必以其地不吉然縣
復而都尉治不復故徙縣今城內舊都尉治地無
疑矣觀靈隱山有陳明大王土地祠陳乃漢靈帝
時餘杭令必然亦合錢塘大王土地祠陳乃漢靈
地撥屬餘杭有惠政人思之即徙去舊縣址祠
公不可知矣酈道元乃元魏時人已稱錢塘故縣
是秦設而漢徙明矣自建武至元和三百餘年此
地不市井故成間曠之地而來樂靜之士焉成化
志言杭州治舊志最為不明今以舊志及劉道真
記考之乃知漢以來皆治武林山劉宋始徙治平
地隋始治鳳凰山如此說則武林山又增一府治
更不可
考矣
武林山辯
今皆朦朧未有直指的名郡而古
山者舊志以近今武林門右士阜俗稱祖山者當
之謂其山先名武林以避唐諱改稱虎林成化志
引楊正質虎林山記謂錢王時祖山在郭外有異
虎其山自名虎林非避諱也又引宋樓攻媿詩武

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且宋濬熙志言漢書明載武林山為武林水所出安有反避唐諱之說決非城內無水小山明矣是夏公斷以靈隱寺後山北高峰為武林山矣與薛公通志同惜偏而未全一統志列武林山當矣下曰一名靈隱一名靈苑一名仙居乃合靈隱山飛來峰二山為武林山是矣特認而未的至沙門契嵩武林山記與四水潛夫武林舊事直以飛來峰為武林山似矣又局而不廣近田公西湖遊覽志陳公萬麻志皆不列武林山而于靈隱山下言一名武林山豈惟翻翻不明而名言更不正今山子為辨者三以何質之夫君子焉凡郡邑之著稱者必以郡中佳山水祖山蟻垤不足以當固矣特靈隱之名發於東晉其先秦兩漢厥名伊何愚意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而言也其高聳者曰山之峰其如脊者曰山之嶺至于岡陵邱阜皆有分別而一山字足以繫之故武林山之名乃杭南北天竺靈隱諸峰慧理未來之先之祖名之總名也自慧理既來而後有飛來之名焉有天竺之名焉有靈鷲之名焉有靈隱之名焉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焉傳五印印度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而後有中印之名焉至于蓮花佛國白雲白猿獅子香爐皆繼慧理發之而為武林之支名至于南高北高五雲雙檜乳竇月桂諸名又後人之濫觴也其曰形勝烏石靈苑仙居龍門楊梅西源善任興正瑞雲慶化集慶秦亭又土人之私謚也自有諸名武林反以無專指而晦如呼子之名而不詳其祖父之諱又如子孫寡而皆晦則祖父之名自傳子姓既多而又著則父祖之名遠而晦久而忘此常道也故吳山秦望以宿名非武林也定浮龍鳳以松江別派非武林也九曜南屏玉皇大慈以過峽非武林也黃鶴皋亭臨平超山遠而對照非武林也孤山獨山寡不成林非武林也黃山安樂山七十二賢山焦山水山其所根源非武林也此外諸南西北三面之山戟攢旗矗如武庫森列者有一曰非武林山不可也如羅浮有七十二峰皆謂之羅浮山黃山有七十二峰皆謂之黃山武夷有三十六峰皆謂之武夷山是可知辨者一也然此意未經高人明言而意實見往往如羅處約靈隱碑曰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盧襄西征記曰杭地北環天隱國朝楊太守開西湖疏曰杭州南跨吳

山北兜武林觀曰右曰環曰兜三字則非一二山
之指羅公自是才子楊公極善堪輿盧公大于游
覽故其所見之卓如此其可辨者二也且求武林
山者必當求武林水杭南北二山之水孰有大子
三竺靈隱之溪乎南則從捫壁嶺水出嶺合雙桂
永清月桂諸塢北則從石人西源合白沙藉光諸
塢正與舊志合曰武林山有二水南出者曰南澗
北來者曰北澗若惟以靈隱寺山為武林山則惟
有北澗而無南澗若以飛來峰為武林山則飛來
峰無水不能出澗若以靈隱飛來二峰為武林山
則南澗從天竺諸峰來發源不全況舊志言西湖
匯武林山水秦時名武林水至漢方有金牛明聖
之號南北二山凡有水流入湖者皆武林山也其
可辨者三也始焉求之人心之同昧既焉質之高
人之偉見終焉稽之形勢
之見存吾于武林也奚疑

錢塘縣志

紀文

三

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
遇洛神時也余游西湖始此時萬厯丁酉二月十
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
由六橋岳墳后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徧賞次
早得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
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西湖最盛為
春為月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今歲春雷甚盛
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石簣
數為余言傅金吾園中梅張功甫家故物也急往
觀之余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
蘇堤一時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粉
汗為雨羅紈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豔冶極矣然杭
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
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
月景猶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
味此樂雷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
望湖亭接斷橋一帶堤甚工緻夾道種緋桃垂楊
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白石砌如玉布地
皆軟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
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庵院之屬

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
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西
陵橋一名西林一名西洽或曰即蘇小結同心處
也余因作詩弔之方子公曰數聲漁笛知何處疑
在西洽第一橋陵作洽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
是西陵便好且白公斷橋詩有云柳色春藏蘇小
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邪孤
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
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
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掛近日雷峰下有虞
僧孺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于
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絕之極至
于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湖上諸峰當以飛來爲第一高不踰數十丈而
蒼翠玉立渴虎奔貌不足爲其怒也神呼鬼立不
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煙不足爲其色也顛書吳畫
不足爲其變也幻詰曲也石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
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窈窕通明溜乳作花若
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揚禿所爲如美人面上癩痕
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五初次與黃道元方

錢塘縣志 紀文

畫

子公同登車衫短後直窮蓮花峰頂每遇一石無
不發狂大叫次與王聞溪同登次爲陶石簣周海
門次爲王靜虛石簣兄弟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
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靈隱寺在北高峰下寺
最奇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峰至冷泉亭一帶澗水
溜玉畫壁流青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嘗讀
樂天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
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
可以導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渟可以調煩析醒
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
之可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可垂釣于枕上潺湲
潔激甘粹柔滑眼目之囂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
輒除去觀此記亭當在水今依澗而立澗闊不
丈餘無可署亭者然則冷泉亭景比舊蓋減十分
之七矣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二三里路徑甚可
愛古木婆娑草香泉瀆淙淙之聲四分五路徑達于
山厨庵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始入靈隱疑宋
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近代詞客措拾
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剡木數語字
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矣宿韜光之次日余與石

箕子公同登北高峰絕頂而下龍井泉既甘澄
石復秀潤流淙從石澗中出冷洽可愛入僧房爽
塏可棲余嘗與石簣道元子公汲泉烹茶于此石
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余謂龍井亦佳但茶
少則水氣不盡茶多則澁味盡出天池殊不爾大
約龍井頭茶雖香尚有茶氣天池作荳氣虎邱作
花氣唯唯非花非木稍類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
可貴芥茶葉粗大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余覓之
數年僅得數兩許近日徽人有送松蘿茶者味在
龍井之上天池之下龍井之嶺為風篁峰為獅子
后為一片雲神運石皆可觀秦少游舊有龍井記
文字亦爽健未免酸腐煙霞洞亦古亦幽涼沁
入骨乳汁涔涔下石屋虛朗如一片雲歛劍而立
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為傭奴所據
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南屏巒峰秀拔峻壁
橫披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
處也永明入處廉纖欲于文字中求解脫不出心
地未穩所以別尋路徑今宗鏡錄中可商者甚多
一見當知之蓮花洞之前為居然亭亭軒豁可
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

錢塘縣志

紀文

壹

橋楊柳一路牽風引浪蕭疎可愛晴雨煙月風景
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河石玲瓏若生巧踰彫鏤
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士膚中空四達愈
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為
孫內使搜出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
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洪瞻祖西溪志錢塘之西表裏溪湖其東南則控
薄餘杭界自分金嶺挾上埠諸澗細流劃原田穿
市鎮而又逆受餘杭南湖之浸並山三十六里過
朱橋會於江注惟宋畱下西堰水口曰秦亭山建
古蕩與湖合炎三年七月升杭州為臨安府築行宮于鳳凰山
仍錢氏之舊也始進西溪之圖帝覽之日且畱下
故溪有畱下之名西堰橋山可以望海由秦皇名
有業白庵其松蓋即唐鳥窠禪師住處又錢氏之
城洳始於此明吳郡唐寅西溪圖倣李唐舊本近
起秦望遠眺龍門而天目諸山在縹緲有無間故
今斷為水口自此沿山十碧峰里許有寺佛慧攸
八里到鎮皆梅花竹樹中

同報先

碧峰山名晉天福七年僧通玄建佛慧寺

蓋唐寺也志稱宋建隆間吳越王建號明覺院者

又西二里曰桃源嶺方井在焉

井是桃嶺別派徑

地湧不涸不盈宋博士米芾題扁歲久亭圯明里

入王槐重修大司寇洪公補書方井桃源嶺五字

于前後進法華廣袤岱靈挺紀肸蠻通闐又西三

士鄧鑿記法華山延袤縣邈多茶多梅多荀竹其西南陬則

法華庵晉僧誦法華經有雉馴聽階下厥後受生

為僧弟子號法華師庵遺址在自北入廟塢中為

岱嶽行宮雲木蔭翳靈風肅然百詠註云前著衣

亭後梳莊樓兩廡七十二司威儀甚盛碑云自宋

以來五百餘祀湧甘泉以療疫感異夢以募修每

二月二十八日鼓舞賽神遠近士女麩至庵

外有潭魚如螭如龍黑脊而唇腹皆渥丹

高峰

偈塔龍歸並鳴互以朱僊

又西一里曰塔鳴即高

峰浮屠唐天寶中建宋

錢塘縣志

紀文

美

蘇子瞻先生有攀松坐石之句而此鳴風散雲鬱

尤備觀奇又西二里曰龍歸鳴宋紹興帝幸洞霄

宮天閑靈物自輦道中竊轡入鳴因改清化寺為

龍歸故僧佛印禪誦之堂也里有老翁朱姓者不

火食可前知翛然坐橋而化

橋跨小澗以仙翁故志之

華亭憩道石杵晞嶺

九沙所延又西四里為法華亭又西二里曰石人

北播為九沙逆溪而上

二橋沿仰三園達柏至于

漁陂牧野水陸蟬聯

梅花泉與橋園相對二橋仰家橋柏家橋三園仰

家園柏家園方家園仰橋最近柏園最大皆九沙

之上腴故吳越國之西教場也其居人槿籬竹戶

雞犬不驚靈果嘉蔬市隧所給橋南亦有少田泉

滾滾作梅花瓣出漑頃畝甘于惠山第二幸不朽

張又新品來沙南僻逕中有白沙廂牌既酷村帶

山金竹潘家等塢皆培塿故略之

既饁爰度安前

又西南三里東有陶處士酒廡及

宋人禁酒牌水北有上下唐村蔣

村楊村又有費家帶何家帶洪家帶帶即村也洪
即我祖榜梓也宋太師忠宣公始賜第於錢塘西
湖之葛嶺子孫名德相承遂為錢塘望族神仙宮
山一名道院安前有名特與裴墩董竈並著第不曉
端平道院安前之名真翔者非也百詠詩云年來
安前之義耳或傳南真翔者非也西溪之鎮南冊
青鳥碧桃花築室安前即是家玉
貌星冠隨絳節雙成不及魏無瑕
倉待里為欽賢爽塏其形如輝方二八里為鎮鎮特
六百家東西其宇劃水相望溪源從分金澹竹二
嶺沿卧象山過上埠挾諸涓澮至雞籠河西遶鎮
後灌古蕩坂田東合馬池穆鵠童澗安樂橋四
水直前穿鎮北望匠母橋而卻復東西折乃會于
大溪河一入古蕩一出閉林橋五日柵橋日廟橋
日迎春日忠義日慶祥廟四日迴龍日靈慈日永
福日馬池坊一日尚書倉一故為西溪務今改建
常平日南冊萬厰十六年夏水苗縣合西蜀趙公
振貸三次又三十六年夏水苗縣合西蜀趙公
西江聶公振貸二次瞻祖謹按戊子大雨連四五

錢塘縣志

紀文

老

月其苗由天戊申五月大雨澆旬己酉八月大雨
彌日皆由餘杭南湖聽豪私佃厚積土以蓄桑麻
而水底敷淺壩基疏薄勢既不多容又不得漸出
上流者以鄰為壑往往一堰滾口則盡西溪之田
廬墟墓沒入水三尺中其案害甚於無支祈矣聶
侯躬履其地目擊其事又知吾民游歲武稔斯今
稍有蓋藏而過此將不足於種食故其精心議賑
也不於本年秋冬而於開春播殖勤恤求瘼民實
賴山橋屆湖三表安樂井寺非雙山永興寺外跨
之澗片石故神僧濟顛所造安樂橋關壽亭廟陞即
湖田頭故安樂湖也安樂山前雙井故稱玉膏今
堙其一福清竹院唐僧性空開山宋隱士邁子山
過院有花覆石橋閒戲馬葉齊山逕亂嘯鶯之句
近世宰官陸光祖馮夢禎嚴激袁黃欲興復之而
不得福勝寺梅花宋僧本徵所栽邁子山有野澗
飄來蘭氣合家人山夢去雪標清之句今廢長慶道
庵朱梁呂道人建昕夕誦經市中遙見祥煙拔地
宋林和靖隨鶴飛行到此今遂莫辨其處獨一永
興寺存此皆石人嶺迴轉餘支頗能顧顛永興當

靈竺之後其山特秀唐貞觀悟明尊者開石晉天
福僧宣大章住此釋法華經宋鐵牛印師葺燬濟
顛壘石為橋當夏秋百谷之所蓄而聖蹟巋然又
顛之放生池有無尾螺明斷臂朱道者增建草庵
都督萬表暨文學萬廉甫復延僧真權真麟拓其
旁砌引流折池夾植梅竹偏得孤山多福之趣春
日焙石鴨茶白粟董鑿南梁百丈導溪為江此去
香聞十餘里西南道又二里曰白粟之山山前即百丈里宋開
慶開董氏三荆宦成遞捐貲以通江道今石橋百
丈之阻猶存萬廉甫曰用力如此亦大難矣曷不
行所無事豈其欲辟南湖之僭害歟嘻功不可以
成敗介清穆趙袞封師保以救大邦又二里曰大
論也里為趙西陽東三里為東穆鵬青嶺有干剛盧太
尉墳其葬甚多翁仲僵而碑版滅玉魚金盃往往
流出人間趙西有趙太師墳宋之同姓王也或以
為趙與懽然亦的無可據與灌三為臨安府尹惠
濟饑民數敢直言國事時相忌之理宗書安貧樂
道植節秉忠字以賜卒諡清敏贈太師東穆有大

錢塘縣志 紀文 夫

保洪襄惠公神道其松楸列植五里嘉靖三年天
子遣官九諭祭錫謚襄惠賜葬錢塘穆塢之阡旌
懋功也王伯安先生銘曰桓桓襄惠巖然人傑自
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圻漕是督亟命于南
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
師寇賊奸宄惟爾予治斲既弢既邊豕斃狐逸賢
其成功堅以老乞聖化維新聿總括會鎮大嶺遣
懷舊臣公不可作維時之屯 興此溪兩竺
興此溪兩竺鎮之總脈逾穆鵬即三天竺矣縣縣
黃脈終三十里有祖有族自黃梅至于鎮一舍實
有光明寺唐貞觀悟明尊者開梅山是皇爽室龍
尊者嘗見此山光明繚繞故名黃梅山也黃梅山
門禘于天目山黃門山近祖龍門羣山遠祖天目二
界西天目荆焦從之沂源伊何分金澹竹別有餘杭
在於潛界荆焦從之沂源伊何分金澹竹別有餘杭
二賢峰生出荆山而盡于諭葬陳中丞洪濛墓西
值鎮之背本縣龍門生出焦山而盡于趙太師西

塢南值鎮之肘皆形家所謂從龍也若溪源則自
交富陽界分金澹竹二嶺而來其曲折皆丙水丁
水坤象富鞬餘以王江海曰天下谷陽界欽賢圖
申之西北交餘杭塘閑林埠黃山路口淳古之風陶
南出十里即朱橋江郡城以東即海
稼則虞儒乃周陸今人但知茂叔先生喬卧象山
下之陸義門則子靜先生所擇遷也今子靜先生
望雲臺猶在詳見百詠註中又董嗣杲詩漁樵耕
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曲折過
橋溪水半清渾一逢白璧書香社幾見朱闕障葵
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
山家還有別乾坤

錢塘縣志

紀文

堯

宜茶筍薪阜二梅五穀田第四窪突不齊畏水畏
功修也馮太史夢禎萬孝廉廉甫皆云西溪茶利
之厚十倍龍井至石鴨之佳者不啻勝之蓋其生
于幽巖仄逕遞近蘭松梅竹之香真虎口之伯仲
也法華多筍錢塘之門日進竹竿萬箇土人傳朱
橋是貴人朱清擔柴路周禮山林宜阜此溪櫟實
尤多梅花滿村野文學鄭之惠云春日溪行餐十
八里香雪又云如青帝俄蓋擁萬玉妃揚梅亦有
二種如韎鞮者固佳而別有水晶之稱味色雙絕
散髮風林三百顆真不減金闕拜恩時也里中吳
老人家故紙簾中有統制楊王安樂湖田碑字幅
前後糜爛不完彷彿有隆興三年二月今姑摘其
一二可通者曰屯猶渭水業在頻陽李衡之干橘
成林忠能恤後田廣之三荆共樹孝實因心又曰
晏子拜齊君之賜國族榮霽鄭公謀漢室之權賓
朋瞻接又曰春來草綠秋至苗黃干耦荷鋤有如
雲而涉汶陽之壟百室載管或于豆而賽海陵之
倉淮浦之戎錫既平寢邱之地延爛遠餘不盡載
畱溪界方十里外則西至餘杭南帶江而薄富陽
內則北距仁和東錯於湖陰者起天竺屬之桃源
嶺實本縣之欽賢調露定北定南上下扇等圖也
其山曰龍門黃梅來而為穆塢盡於秦亭其水自
分金澹竹二嶺而為鎮河左轉古蕩右出閑林其
土百頃田亦稱是而山澤之數不與焉其物產無
所不宜而肴敝間出其四民數百家頗稱樂業願

於文儒鮮自表見者徒以安樂鎮山雖由石嶺之
逆脈顧鎮迴翔而下關太散又平湖久闕乃北柵
之水情一卸徑遠東北之靈瓌不固非紫宮黃道
之所憲也宋人留之審矣其在於今舊溪益徙而
狹砂飛氣浮是以卽土者無萬井之煙而亦鮮千
百年之喬木且居南湖下流之勢無陵陸以闡之
無堰開以豬之歲旱則緣壩龜坼而桔槔靡施其
雨則上流之滾壩善決而田廬殫溢盡漂力本之
人罷焉故夫堅築壩則鄰邑無白圭深濬湖則此
邦有召父所賴經制其防以阜民之衣食者不無
望於茲日洪瞻祖曰余讀春秋越絕方輿諸書歷
姑蘇會稽登靈巖眺句乘矣其間各有二霸締構
之蹟長老指次遺文炳然錢塘由錢氏肇基閱五
季惟宋因餘猶有天下之半西溪與湖表裏遠不
辟一舍又占揆之副極其山川風物豈無一二名
勝蘊真表靈而不容埋滅終古者顧圖史搜其麗
矚碑牒永託經奇與會標於玄對近而漏則田叔
禾氏之志疏余欲明其故實而無孫思邈之徒可
導迷者獨得周暮西溪百詠
詞鄙而事頗覈則稍因之

錢塘縣志

紀文

全

論曰凡紀皆文也其紀文者何紀遺文也述山川
者槩收于紀勝題寺觀祠墓者備列于紀制歌風
咏物者又錯見于紀事紀疆臚而列之斌斌媿盛
矣惟是義賅一邑文擅千秋弃之則義不忍收之
則例不能爰錄其遺以當論世至乃河梁攜手之
篇北卽諛墓之碣編集具存家乘非乏載之通邑
何啻汗牛槩未及收非敢漏也